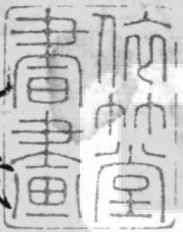


猶園自叙



錢子虞之賤公子也儀古人十一



人十九能家貧口吃如馬卿而不能着犢

鼻棍與保傭雜作滌器市中能見一世龍

門李司隸如聶季室而不能坐砌下牛衣

稱國士能任達不拘耽酒浮虛如阮仲容

而不能大盆盛酒圓坐相向直接群豕來

共飲能文章諧謔語言不訖如陳暄而不

能俳優自居為南朝狎客又能失財敗事
如陰子春而終不能脚數年一洗之人也
之行也不曰天送則曰天放世儒動尊繩
墨而賤龍蛇斯其漏而止當者歟竊自笑
生不媚世犯詛朝那然所邁豈盡秦嗣王
邵馨其所傳聞久湫亞馳之辭未必皆
合海內賢士大夫及我二三兄弟亦或有
一人焉飲酒酹地祝延之者何至三夢芻
狗並遭墮車折脚一歲之中數遇五角六
張徃：若此彼未嘗牧而祥生于奧未嘗
田而鵠生于突者操何術乎噫嘻是寧非
造化小兒與之為狡獪哉夫造化小兒之
狡獪我也巧矣我安得不妄與之為狡獪
也于是署其平居所著之書曰獪園獪園
者何松樞十九山中稗家一種志怪傳奇
之類是也則何言獪也漢人以為狡獪也

又謂央止嚙尿神禹理水駐巫山下雲華
夫人授以策召鬼神之書顧眙之際化而
為石為輕雲為夕雨為游龍為翔雀千態
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問諸童
律按集仙錄所載如此狡獪之名所由始
欵神仙列傳則載王遠麻姑共至蔡經家時
經弟婦新產數日姑求少許米來擲之墮
地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
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列異
傳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獪李延壽南史宋
廢帝欲酖害太后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
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
齊少帝以蕭坦之世祖舊人得入內見皇
后于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皆得在側
是狡獪二字直當作戲弄義解矣余取為
稗家目者毋亦竊比于滑稽漫戲劇秦美

新者流因是以求容于側媚之世乎夫稗
胡可盡廢也仲尼不語神怪而玉羊萍寔
間抽緒餘以至肅慎之矢防風氏之骨靈
威丈人之落簡沾、辯對不已非以奇小
而勿言何嘗弗為隱哉山海莊列備作屬
階神異洞冥觴舟始濫浸淫及於飛燕列
仙拾遺博物搜神述異下迨酉陽宣室北
夢杜陽無不窮幽瓊極玄虛擅怪與妖矜
奇闖艷家黃車而戶青史矣乃漢班氏獨
黜小說家而不列於九流之中將厭其迂
誕不雅馴欬然則天乙堯問削方墨筆燕
丹宋玉之談雖千不存其一言彼皆非耶
可勝去乎兩京以還作者雲蔚若魏文之
列異沙仲穆之野史李隱之大唐奇事記
諸家即不盡傳于今然而各有其書豈唐
以後人所能辨者稗又胡可盡廢也且夫

禪至唐而郁乎盛矣響亦絕焉唐以後非
無禪也人而能為禪也唐以前皆文人
才子不得志於蘭臺石室者為之率多羨
思雅致雋句英談唐以後悉出老生鄙儒
之手隨事輒記于桑榆中而已故其為禪
均而其所由禪異也何也唐人善用虛宋
人善用寔唐人情深趣勝為能沿沆波瀾
宋人執理局方惟事穿鑿議論唐人以文
為禪妙在不與不經宋人以禪為文病在
亦趨亦步由斯以觀非其才之罪也文章
與時高下大抵然耳蓋余自操觚時習聞
往君子之持論如此要之太史公絕代奇
才第稱自成一家言一人殊期于成家
而止不唐與宋則不成家如是而為唐與
宋也亦不成家必有所以信今傳後者此
未易言求之古人之心為可也余尚不能

窺宋藩籬萬一安能治唐而遽為唐夫以
昭代諸公名能文章者所述野史燦然具
備皆不敢蔑棄典型而創其好于三尺之
外何論言不佞哉來遺獻食舊聞核是非
談幽顯大小必識雅俗並陳叅往考來品
分臚列而成是書聖哲之妄間出神仙分
身隱形變化萬千少見多怪世遂不傳爰
徵霸瓌煌：斯篇園幻仙第一維彼上人
利根法器得大自在神通遊戲我佛如來
不可思議一切顯跡希有奇麗園釋異第
二受者為果作者為因形往影來聲出響
臻崔浩被戮庾信受身現生他世無環不
循園影響第三既語報應何疑輪迴王公
卿相從僧中來平等閣就伽藍甕開俄頃
灵爰疇云霎胎園報緣第四崇山幽都強
名有北地獄妄相無有紀極王者為政設

官分職一如世間賞罰不成園冥跡第五
山川社稷間氣鍾靈明神是馮姐豆惟馨
穆：上帝赫：雷霆儼臨如降格思冥：
園。灵祇第六何彼蕞妖跳梁跋扈祝史巫
俵式歌且舞時無大沉啼煙嘯雨李核琵琶
瑟六爾簧鼓園淫祀第七九經百家侈言
鬼事踰戶搖枝沉履灶髻公孫應教伯有
作厲怪媚紛：不廢鄭衛園竒鬼第八機
祥氛禳何國不兆無忌為妖怪我當道蛇
淫狐媚精由物老旌異研神是稽是討園
妖孽第九殺色夢想妄幻倏忽亦石虫魚
紛擊竒特魚膾雖殘雞肋可惜後有作者
彌厥漏逸園瓌聞第十園之目雖止于十
而其為卷十六其文已二十萬言園成新
野馬使君仲良見而異之嘆曰昔賢集衆
家而成書編蒲緝柳何力是恤今則以一

人之手獨創於無所資承之餘末流不波
斯誠難矣是安可無傳遂任剗剗目致水
衡羨餘後事余亦減產佐焉後先經營雖
畧就頭角而力已不勝其詘將天之所以
益余疾歎雖然余數歲之中嘗見池平臺
傾矣嘗見陵夷谷負矣嘗見浮石沈木矣
嘗見豕負塗而車載鬼矣又嘗見夏雨雪
而冬造雷矣紛綸歲蕤怪：而奇：者莫

可勝數也夫孰非獮哉且也草名萍魚亦
名萍鳥名鵲犬亦名鵲壁名璞腐鼠亦名
璞席名蘧篠偃人亦名蘧篠人叩頭蟲亦
叩頭蕩舟之姬曰蔡孺子容之兆龜亦曰
蔡漢家椒戚謂之五侯山魃木魅亦謂之
五侯劉凝之荅臨川稱僕惺：向人亦稱
僕噫嘻天地間物理至不齊也誰賢乎誰
愚乎誰媿乎誰醜乎豈必西山之是而東

陵之非乎甚矣造化小兒之巧與人爲狡
獪也吾庸知造化小兒不以狡獪我者錚
于丁寧贊其千秋俾斯園無爲鞠草推之
挽之皆使君力敢忘所自耶其又沾：沈
耳於巷思闌入獪事未已是積歛于生孽
不尽之秋三于朝而暮于四余且自爲狡
獪于造化小兒乎何尤余之罪淫矣余之
罪淫矣癸丑冬錢希言記事

繪圖總目

第一

仙幻

第二

仙幻

第三

仙幻

第四

仙幻

第五

釋異

第六

釋異

第七

影響

第八

報緣

第九

冥跡

第十

靈祇

第十一 靈祇

第十二 淫祀

第十三 奇鬼

第十四 妖孽

第十五 妖孽

第十六 環聞

紀事物
二環也

海虞錢氏翠幄草堂錄

猶園第一目錄

仙幻

畫鶴叟

仙棗

壁上船

仙唾

枯樹遇仙

酒井

謫仙賣卜

醉仙人

椰冠道人

一味丹

牡丹十三方

頂缸和尚

華仲達遇女仙

張叟遇仙

紫衣白馬人

崔飛火中

仙藥

赤肚道士

韓秀才

画扇仙人

白玉蟾

張三丰

尹蓬頭

高神觀道士

閻蓬頭

潘尚書遇仙

王省幹遇仙丹

火中仙像

賣筆人遇仙

落癭道人

焚藥

桃花道士

擣衣石

神仙真服

絳箋帖

賭雷

卜築長春山

影娥川樓船鼓吹

大茅君張讌

繪園第一目錄終

繪園第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仙幻

畫鶴叟

虎丘山後長蕩村屬長洲縣錢氏居焉其家頗行善嘉靖中有號湧峰子者少病目兩眸赤如火齊一日探親過許墅閔凌晨整棹行未半里見岸上白衣老叟呼求附載僮奴譁然謂此地有盜不知何所人未便輕諾錢君敬其老亟命延之入舟于時晚霧半塞林容微露促席相對吟談豁然錢君見老叟言論風

老字官居下則

音異于常流。心益敬之。問先生欲飲乎。曰可共飲耳。酒至。則變為紅泉。問先生欲飯乎。曰可共飯耳。及飯時。則又氣蒸如丹砂。舟中之人相顧驚愕。因測所以。老叟因問錢君曰。何以病目至。是對曰。疾痼矣。不能愈也。老叟乃索簾箱中片紙。用指頭蘸桃花釀。畫一雀其上。投錢君云。還家即供之家神堂內。無失也。遽登岸別去。忽見隔林中湧出五色綵雲。捧老叟足。劫地漸遠。凌空上升。久之方滅。錢君大駭。出舟作禮。遂命返棹。供養仙。訖于神堂。晨夕炷香爐中。躬自奉禮。自此積歲之日。青一朝頓除。家亦驟富。五十年間。起至鉅萬。錢君竟以壽終。忽一日。神堂火起。屋廬蕩然。

徧村人咸見其家火中飛出朱雀一隻。冲天而去。王微君禔登松下說此。

仙事

吳縣東洞庭席生。晚年頗好道。獨行于莫釐峰下。遇道士行如飄風。忽頓見生。駐足而言曰。此子骨清可度也。因出懷中一小枣投之。曰。食此可不飢。席生再拜。便取枣吞下。還家。遂不思飲食。俗饌都不進。日覺身輕步捷。容顏悅澤。鬚髮如漆。家人多怪異之。如此者二十年。一日市上行。與人爭忿。道士從旁見而怒。曰。將謂汝可度。由來嗔心未除。擗其頸一下。小枣自口中出。旋墮地矣。道士拾去。賦詩一首而行。記其末。

二句云。從來凡骨難輕度。吹落蓬萊一陣沙。席生還
家。人悉訝其皓首。始大悔恨。旬日之間。不食而死。
趙明府一宦所說

壁上船

會稽毛公某。成弘間進士。性尚奇。好黃白吐嚙。導引
之術。雖居外臺羽流道侶。日與周旋。廣東按察使時。
偶檢司中舊文書。有一公案。是方士以煉丹失火。延
燒民居。誣服論死。屈指歲月。將二十年矣。訊其人。尚
在獄。亟召出與語。大悅。立破其械。延入內衙。出袖中
枯管。画一小船于壁上。一人作張帆狀。莫喻其旨也。
公見其在獄久。曾無老色。心異之。每加敬禮。時。叩

以大道固不肯言。所談者皆玉清紫宸及瀛州玄圃
靈異之事。一。皆若經游。嘗從布袍角中出藥一裹。
贈公。先以器盛水銀。投藥少許煎之。須臾發視。爛然
成銀矣。公心益神之。諮受方要。亦終不能得。曰。相公
無仙骨也。逼之不已。乃詣画船處呼船中人曰。開船
開船。便登鷁首。揚帆而去。聽之。但聞壁間波濤崩湃
聲。漸見帆角及檣杪隱隱。漸滅。良久都止。所見壁色
如舊矣。越數日。走舍。差人從南昌來。見此人在滕王
閣上。使寄語謝毛公曰。宦味如此。可以歸矣。識者謂
此人非不能遁去。故示其变幻之跡于世耳。毛公惆
悵恍惚。狀若發狂。悔事仙人不勤也。急為洗獄。棄官

而歸。試其藥。行之歲餘。廣營菟裘。藥盡不給。竟以鬱
致死。

仙唾

萬曆中。姑蘓城東馮秀才之母舅陸君。背駝而偃。倭
以行。無不呼為駝子。一日遇青巾道人于市。手撫其
背。唾痰在地而去。陸回首不見。曰。莫非仙乎。嗅其痰。
芳異香。常即掘地吞之。起而背已直矣。市人見之。驚
駭。知為遇仙。馮生名時中。趙明府說。

枯樹遇仙

嘉靖中。山東曹州一破寺。有老樹空腹。其大七八圍。
不知幾百年物矣。一日有雲水道人來寺中乞齋。僧

輟飯。之。道人謂曰。溷費香積。無以為報。可索水一
盂。為和尚活。此枯樹可乎。僧亟取水捧進。道人含一
口。喫之。樹中而去。纔出寺門。歛忽不見。明晨起視。此
樹則枝葉叢生其上矣。後遂成美蔭。至今在焉。計野
臣訪陳州牧。親過其地。說此。

酒井

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過此地。詣一酒
肆中。每取酒大嚼。畢便去。曾不顧謝。釀家亦不言
錢。禮而接之。雖數亦敬。如是且久。一日道人告別。馮
出漁鼓中。藥二丸。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之井中。謂
主人翁媪曰。勞君家數置美酒。無以報款洽之勤。留

此藥井中可日得美酒供客無煩釀造矣言訖而去
明日井泉騰沸都爰作澄醪甘醴香味醇美能醉人
踰于造者俗呼為神仙酒其家坐獲厚利積累不貲
凡三十年驟致巨富而道人復來闔門競拜延入閣
中無不敬礼道人從容問曰君家自有此井以來所
入子錢幾何主人媪應曰酒則羨矣奈乏糟粕飼猪
六一欠事道人嘆息曰人心之不平至是乎乃挺掌
於井中澆出舊藥一瓩顏色與三十年前投者無異
仍藏渙鼓中酒氣稍二而息井復如故釀家悔其失
言慚愧無已自此生計蕭條其井基至今尚在此聞
諸故老不知其何年也

志載若耶谿傍沈釀川山陰有句踐投醪河而獨
無酒井

一 謫仙賣卜

正德末年間有卜者雙髻忘其姓名寓江西南昌門
外善九天玄女課占人災祥無不神中後因宸濠之
亂移妻子適嶺南復寓廣州府前鋪張卜肆日止一
卦遂下簾貧者亦不責其直所居甚窘庖突無烟而
每夜與妻子共食陳列餽饌時有怪珍三人飲噉自
若鄰家窺見疑其作賊不敢叩而問也廣東布政司
庫失金大索窮追游徼偵得之意此人所為及往搜
儼舍壁立如故逮于官官命裸身搜之解腰纏中得

小鏡重一金古質黯然檢其字乃是至元國號衆益
怪異拷掠具備莫得其情強收付獄不決歲餘卜者
双目忽然復明初無纖翳獄中人咸神之一日置酒
獄中召妻子至因呼游徼與獄卒同飲語之曰我玉
京仙人也有小過謫人間潛于賣卜限滿當還矣失
金乃守藏吏某所盜今在某方某處大樹下吾金豈
汝藏中物耶言訖持所飲酒杯與其妻子從獄牕中
飛去邏卒皆醉相視莫能牽挽衆望見卜者端然安
坐與妻子俱騰五色雲端杳々而上移時方滅遙瞻
礼者數百人凡愚肉眼自是信有神仙矣官後驗得
吏所盜金果如其言

醉仙人

萬曆中浙東邗菴一酒家善于釀酒寒暑無間方熟
時香聞數里一日天暮忽有醉道士羽衣藍縷狂歌
而入急索壚頭酒飲主人曰公醉矣吾酒方成未漉
遲明來可得飲也道士曰汝家有重災須酒禳之故
見索耳言訖即見酒房火起内外奔採亟汲水灌之
煙焰愈極終不可滅道士箕踞而笑曰不信吾言今
番費却大事也舉家叩頭求助道士叱之令出乃呼
數十小鬼命各持器具挽缸中酒沃之須臾火止見
羣鬼皆流汗喘乏頭焦額爛次第揭甒蓋作牛飲狀
酒盡方散主人翁媪狼狽頓足而已及明起視屋舍

什物儼然如故。不見虧損。但所釀之酒盡耳。餘瀝在
罍。色如絳矣。人遂傳醉仙人夜過酒家。酒家翁媪大
悔不留飲。詣市廣物色之。莫知所向。

椰冠道人

萬曆中。蘓州城東陸氏子。年十四時。與客遊石湖之
治平寺。遇一椰冠道人于大樹下。結趺而坐。見陸氏
子相視而笑。宛如舊識。于肘後解小葫蘆。取藥一九。
赤色。如黍米。大擲其口中。便吞下。客皆詫以為怪。不
離寺門。閃然不見。人始疑其仙也。陸氏子既歸。遂不
思火食滋味。惟嗽果核。飲淨水而已。身康無疾。神氣
益清。三年後。有丐者跛而過其門。蓬首垢面。思瘡遍

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陸氏子呵之出。丐者微笑曰。
尚記大樹下相會時否。不覓三寒暑矣。陸驚認之際。
恍若有悟。即遜謝之。揖而入。顧視甕中黃粱。都作盤
桃花色。香氣殊常。遂奉丐者共食之。丐者曰。吾不須
食。須浴瘡也。陸氏子趣捧澡盆。具湯請浴。既出。體如
凝脂。無復癩點。視其風儀質狀。儼是前時椰冠道人
也。謂陸氏子。少年何不從我游乎。其家懇求。悵然別
去。家人有病疥者。以此水洗之。無不立愈矣。後十年。
陸賈于燕京。後遇道人于酒肆中。追逐而去。遂不復
還。沈顥見其事。亦別有記。

吳郡某先輩六七歲時有道人過其家謂先輩云適
來望氣知君家當出福人余有一味丹不輕妄授今
將以貺君家矣先輩父子延坐於堂道人就地為大
鑪指席上所有銅錫器具及雜鉄甌釜瓷陶甌合杯
椀鈸柎匙勺之屬以次堆積爐中傾一小葫蘆取藥
類粟糶散其上逡巡色赤頃之去火都成赤金奉家
驚駭降階再拜叩頭陳謝道人語先輩曰觀君橋梓
骨相皆不足以當此非吾所能知也於是盡出其家
人男女羅拜堂下道人因指先輩之母夫人某氏語
曰是矣乃盡授其術數年積貲累萬富甲吳中後以
壽終術遂無傳妻江杜君善談星號龍海山人親述

此事

牡丹十三方

杭州府崇德縣去城二十餘里地名趙郭即古語兒
溪上也郭氏始祖宋理宗朝御臣得幸于一門之
內紆金曳紫沐恩稱異數焉其家曾遇一道人詣門
乞食畢合其碗于桌上眾莫能奪郭翁啟視有紫
牡丹花一朵共十三瓣每瓣中藏一方依法療病遠
近赴之如市傳於子孫今數十世皆曰仙傳牡丹十
三方矣雲仍中近有學憲子直父子竝長者與余善

頂缸和尚

頂缸和尚名真顛不知其所止亦不知其所自善擊

劍得分身隱形之術。或云僧俠。或云劍仙。二十年前。雲游過山陰縣。聞祝秀才良柱好道。喜延方外士。日止其家一月。出入往來。变幻莫測。前後左右。踪跡無定。日噉牛肉數斤。及酒麪亡筭。頭上常戴一大五斗缸。且行且走。折旋如螳。觀者無不異之。每當月明之夜。巢于樹頭。作曼聲長嘯。尤善超越。攀垣直上。捷若猿猴。然多坐臥于壁上。與人行。忽不見。已復在傍。人莫測其處也。將去之前一夕。命置酒。至。連奔數大白。謂祝生曰。吾為若設戲。若為我秉燭。生素有膽氣。便携燭立屏風下。忽見杖頭一掣。劃然聲裂。有白炁長數十丈。狀如素霓。環繞其身。左盤右旋。遶轉數迴。但睹衣色成規。倏忽失處。時門戶皆鑄。求之不得矣。少頃。則依然坐于堂上。為五更酒盡。明月西行。重門深鎖。竟不知其所之。

華仲達遇女仙

余友華善述。無錫縣人。住蕩口。少有靈質。喜談黃庭內景之事。弱冠時。嘗遇一仙姝。夜降。容服端麗。世無儔也。自云與華生有夙緣。經宿而去。情好甚篤。題詩贈華云。冷落珠簾二十秋。今宵重脫翠雲裘。仙郎漫著紅羅污。花蕊年。血淚流。臨別。授華辟穀鍊氣諸方。華遂絕粒。閉閣獨處。室中時。聞異香。又數有笙簧往來。自賦懷仙雜詩數章。嘗錄以寄余。摘其佳

句、有云鏡裏舞鸞、空有恨、釵頭飛燕、已無蹤、永夜夢
魂千里月、隔年書信、數行星、至今別處、依然在、但
明河、鴻枕邊、丹霞有、踏身難到、青鳥能言、信易通、織
造雲衣、如可寄、願添、跳脫在其中、皆有感而作也、邗
邪王世貞、沛國劉鳳、兩前輩、常過其家、並見群宦舞
于空中、如迎送然、相與說為奇事、

張叟遇仙

張叟名易、號觀復子、兒時、即慕神仙之術、閉門絕務、
浪志長生、積十餘年、未臻玄牝、一夕夢中有神語曰、
子好道若此、明日詣府學前、當遇異人矣、張奇其夢、
凌晨而起、趨至府學、遙望戟門內、有雲氣蒼鬱、隱
、

有人、趨至其所、見一衲衣老父、趺坐地上、神色毛骨、
非常人也、張遽下拜、申弟子禮、叩其術、老父曰、吾無
術、可以授子、叱去、明日復來、凡三度、乃指授其所修
之要、張具領受之、再拜請至其家中、奉齋供、遂同步
而往、從行百餘步、瞥不復見、方悟仙也、明日更往、跡
之無復、雲氣矣、後寂無聞、張親話所遇之事於余云、
紫衣白馬人

正德年間、夏九月、天旱不雨、常熟大和鎮田間、岸水
者七人、白晝見、綵雲從西來、有一紫衣白馬少年、揚
鞭在雲中行、次第過張墓橋、轉西山角、漸餘馬足、鞭
影久之都沒、衆喧呼、從之少年、亦于馬上回首、疑其

神仙故示異于凡目矣。

鶴飛火中

成化初山陰祝瀚繇會魁為江西南昌郡守博採奇術精思服食嘗從異人授得黃紙古書一卷名曰靈陰秘籙其本殘缺糜爛十數紙是太上鍊金丹隱訣以為黃白變化咳唾可致也乃謝病杜門于郡衙造一藥爐高數尺依法燒鍊晝夜精勤不離灶側剋期而成功矣一日失守爐敗燄穿屋上火煙四合廨舍俱焚家人輩驚走所煉之物爛然流散于地居民見火中有白雀一隻冲天而去時會魁至境內太守移病還山其書至今子孫收藏猶在

仙藥

袁君一鯨女未嫁忽得翻胃病歷求方藥不能効眾臣拱手骨立如削厭_而待盡已一日有全真道人詣門請謁云吾能療不起之疾君家閨中得無有病者乎閨者曰主公有愛女抱疾不接賓客久矣疾亦非若所能愈也請速出去厭_而久之教聞于內袁氏內眷因命延入初云吾寫一方救汝及書方畢皆人間所不見之藥內眷云吾家何從買此奇藥道人既憐憫願出諸囊中請以縑物酬焉既而云龍涎有處可買乎眾答無有道人於是取囊中雜藥煉為膏液和作一小黑罐子封固云不須食只日_二嗅之足矣初

嗅之日。膈間竟有一物。漸之吐出。皆老痰也。明日復吐一塊。第三日漸思飲食。至七日而七箸大進。肌肉盡生。安好如常人矣。始知遇仙。望空瞻禮。其女未幾出嫁。至今尚存。亦趙明府說。

赤肚道士

閩中福州城內。昔年有一道士。常被髮佯狂。衣裳垢滓。游行市中。人視其軀腹。如碧瑠璃。五臟畢露。洞然照見。兒童蜂聚而隨之。每捧其腹。大叫曰。撞我肚。撞我肚。旬日間。莫之有應。時因呼為赤肚道士。一日歎曰。我欲度人。不來度。無如之何。深可悲哉。遂去。後莫有遇之者。閩南陳司農。訐謨。訊閩時說此。

韓秀才

韓清者。洛陽縣人也。幼好道。不修邊幅。常服氣鍊神。遨遊雲水。自以為樂。十歲操筆。便成文章。有女冠自華陰山來。過其家。密授道要。因閉室精思。遂了深玄之理。漸能分身隱形。若左元放矣。雖游學宮。傲然禮法之外。時之微露奇跡。人莫之測。以其褊率不拘。又好凌侮。多不與交。惟趙府君重方術。見清風骨明秀。知非凡流。深加禮遇。府君嘗喪妻。悲哀。燕居獨坐。思與韓生飲博消遣。清忽拱手于側。府君驚曰。生從何來。對曰。蒙公見懷。敢不趨侍。府君大笑。命酒數行。相與博戲。時春月。庭中荅開。清以手揉之。和入酒樽。頃

覺酒味殊常甘美。外忽報吏解失火。衆奔救。府君登樓共觀。清持杯酒向吏解。嘆之火即滅。府君繇此益敬異之。留宿談讌。彌日累夕不倦矣。時清父某為縣。藏吏偶引親故入藏。失金若干。縣令捉吏夫婦並繫獄中。府君心知其無辜。欲釋之。令固不從。一日鞠訊其事。吏夫婦囚首跪階下。令敕門者無容秀才闖入。清忽立案傍。令踞見大詬。叱伍伯執之。左右素聞其神。共諫令。乃烈毅問清曰。若多妖術。能代父償藏金乎。不爾。當併受拷掠。清曰。唯。請借鼎釜及土。清取令案上錫硯筆架。承水瓷甌之屬。一。鉗釘于火。虞其不給。命拾階下瓦甃聚積其上。出袖中汗巾角。

解小囊。得藥兩粒。投火中。良久。紫煙鬱蒸。充滿廳事。啟視鼎釜。都成上金矣。謂令曰。此神仙金。敵世間幾倍。償藏之外。可糴粟賑飢。無妄費也。令大駭。然以方士。炉火之術。不足異也。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引其袖一呼。須臾之間。傾出二女子。自階登拜。窈窕無雙。嬌歌妙舞。莫可形容。狀轉身逼向令。令止之。清因取女子還納袖中。令又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探其襟內。引出一龍一虎。風生雲起。哮吼擊攫。而爭前。作搏噬狀。跳躍向令。急止之。清復取龍虎還納襟內。令神色惶怖。曰。止矣。吾見子之奇矣。無煩更設也。清白。犹未也。公無惧。聊以劇戲耳。從左右索水。投

水一盃清持簪嘆之俄有塵起煙霧晦冥胥吏皆無人色頃之塵斂視其庭已成大河波濤洶湧清乃拾地上樹葉作舟浮之身登其上父母亦共載焉揮手別令曰為我謝趙府君異日洞天相見也刺舟舟入雲俄而漸滅眾皆仰視羅拜倏忽天霽縣堂如舊令具以聞府君府君棄官而歸

画扇仙人

相傳有吳人許生懋者栖心玄門勤求燒鍊積十餘年無成一日游洞庭山中遇羽衣道士飄若仙人許心訝其非凡也跪而祈請丹術道人出其袖中聚頭画扇倒挂石壁之下画中有大樹：下磐石：上安

一丹鼎：邊貯缸取水及薪炭之屬傍有雙丫髻童子立焉道人叱之此童子即跪于鼎口益薪添火忽見紫燄上炎鼎中如沸斯頃之間報藥成矣童子呈藥于道士滅火立如故道士取一小鏡賜許生因告之曰此爐中造化也盜天地役鬼神非有積功累行不可妄求子仙骨未成浮慕何益乎五十年後尋我于華陽洞中矣言訖袖其画扇隱去許生大駭遂終身不談黃白之事矣此積古所說不知何年代也

白玉蟾

吳城中街踞徐生藥家頗好道羽流雲水多造其門于是玉蟾老仙着藍縷敝衣挂瓢策杖而過之其家

誠敬接奉略無倦色一日同游石湖之西為上親營
求墓地吳兒行舟慣斲石為鼓以壓于舟首相沿如
此徐與玉蟾偕行至黃山下所側遇遺石鼓在地玉
蟾折葦一枝戲擊此鼓聲聞遠近數十里外村民皆
驚審知其為仙人也徐拜請不已玉蟾遂為覓地點
穴而去石鼓至今存焉相傳大街劉氏墓在虎丘之
西其穴亦玉蟾所点未詳何年事也

張三丰

張三丰國初異跡甚著正德中尚存多游雲貴之間
貴州有平越衛地多深巖密箐高神觀踞萬峯之巔
中栖羽流真侶三丰居觀三年每夕礼斗常飛神周

游五岳名山到處皆有靈驗隆平侯王揮使並黔中
人一日偕入觀中相訪三丰方披破袖結跏趺于佛
座之下二人不敢驚屏息以俟既起延二人坐定袖
中出不托四枚熟氣如蒸裝于磁盤置二人前二人
問從何來答曰今日杭州西湖昭慶寺設齋講會不
覺歸遲常州顧山百姓周慶謫戍滇南人呼之雲南
八老親見其異歸而說焉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名氏相傳是明初人與張三丰同
時游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亦莫測其年壽至正德嘉
靖年間尚在梁溪秦太學某號柳臺子肄習南雍拜

為師弟約來年七月七日過其家如期而至囊中將有碎金一十七鏤秦與其妻俱延禮之跪而上食呼為大仙隔日與秦談讌嘯傲頗相狎昵俄患遍身惡瘡膿血淋漓臭不可耐舉家細小無不厭惡而秦廣求醫藥治療殷勤湯沐之具必親承之瘡日益甚秦泣而告曰大仙病勢至此將有不起之憂其若之何蓬頭曰汝家有美妾令其侍寢一宵吾疾瘳矣秦不敢忤退而語其姬侍曰此真神仙非如世人但作媼事卿為我彊一赴之妾聞言怖而却走秦俟夜半強負其妾而出蓬頭從帳中詔曰且負去今夕不吉俟吾更選日耳蓋試秦意實無他也久之瘡勢轉殆呼

秦語之曰疾不可為矣莫信世上有神仙也但吾死後不免以喪事相累汝可奉靈柩于堂中設几筵成服三年乃葬庶盡師弟之情秦泣唯唯而退且行且誅師未傳道遽為溘死吾家豈可停棺終當寄于宅後三茅宮中安置耳總舉此念蓬頭已知明晨謂曰幸吾此疾尚可起不至歸骨于三茅宮中也今但得香艸煎湯數斛為吾洗瘡自愈無煩以他藥相療矣從帳中起坐將身抖擻瘡癥下六七升及入澡盤中移時方出膚若凝脂髮皆爰黑容色如萎花秦夫妻視而驚異闔門羅入奔稱肉眼不識神仙明日便去數之總十七日也下午復在金陵王揮使家矣揮

使有女病瘵，危然待盡。出叩蓬頭，蓬頭曰：「與我寢處一宵，尚何病？」揮使大怒，欲擗其面。細君屏後趨出，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為事。倘能起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夜蓬頭命送壯健婦女四人，抱病者而寢。自運真陽，逼熱病體，衆見瘡虫無數飛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藥，飲食，痼疾頓除。一家驚喜，媿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石窠而去。先是觀前舊有兩石窠，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乘其雄者上升，其雌者終夜悲啼，土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窠一隻存焉。

高神觀道士

高神觀在貴州平越衛山中，有道士居之。道士棋品最高，人莫與敵。一日有異人來請對局，凡三日月夕不決勝負。道士計無從出，潛禱于觀中所供西王母像前。其夜局未終，道士據案假寐，夢西王母傳示矣。旨醒而默記其下子，急呼異人共了殘局。道士隨手而應，下至第三着，笑曰：「尊師無活路矣，不免輸却一局棋也。」異人忽推去博局，離席而起曰：「靈山老母多言，言已下階，聳身凌雲而逝。」高承先傳頓山周慶說。

閻蓬頭

閻道人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

夾衫有裙襦。無相服。履而不襪。為人踈眉目。豐輔重
頰。色正紫。肌肉充腴。腰腹十圍。叩之如鉄。彭然得
如來之一相。曰。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
雖少壯不啻也。盛夏輒裸而曝日中。不浴。窮冬間鑿
冰而浴。又令人積溺。在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
覺羶臊。所至驚異。目為道人。又目之。問蓬頭。訛為問
頭陀。或坐不起。辭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
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
坐客。食能兼人。不擇葷素。但嗜蔬。而安粥。人奉之。憤
則憤。奉之衣。則衣。與之金錢。則亦置袖中。轉盼即付
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手甘果。

為餉。故從者益衆。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
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為某路總管
乎。曰。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
為。曰。是誑尔也。言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
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絕不為人道其所
由得。叩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陽。廣
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頗好作有為
功德。于太和之均。江建鎮武宮。弘麗甚。又于句曲東
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
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
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乃薄游金

陵諸公若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間過一二
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一毛百
戶家飯畢謂其徒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粲然
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不嘗臥床也已覺氣息微始
驚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遂瞑趺坐
不僵決旬猶煖氣色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
而入龕七日而不移至乾元觀時啟龕視之蓋百
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若教
者垂四十年出無恒嚮語無恒言宿無恒夕忽然而
來忽然而去無住為主無忘為本無相為宗其真有
道者耶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

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敗燕市足自給有
妻室矣而淫往一房室過度成瘵且死遇我師誨之
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母問時有一女
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問度其時蓋在
嘉靖乙未丙申間也按此傳出琅琊王長公世貞所
撰希言節其文以著於說後希言與邵武守嚴激語
頗相符邵武云曾見其暑天裸曝兩目視日移時不
瞬嚴冬叩凌而浴起用巾拭汗出如蒸每言東去則
望西行初無定準歲三日其徒自金陵來問何時發
足答曰元旦慨然日出家人五百里外步行三日到
此拜年有何急事即遣去不留其平易如此後希言

又問中翰徐汝良對云昔肄習南雍時春官侍郎趙公用賢為諸生祭酒良隨侍郎同送闕蓬頭葬從其篋中檢得羊皮度牒一張上載勝國年號官銜歲月花押并三可據侍郎推驗非贗造者因知蓬頭寔二百歲已上人也

潘尚書遇仙

新城縣春官尚書潘公晟少為諸生家甚窶婚娶之外未嘗二女色也當浙場鄉薦時未榜之前五日遇一道人容儀俊偉飄然若仙公拜而問功名事道人曰功名不須問管取做到尚書然子今科中後便當遇佳麗矣覓一罍來我乞汝藥公遂取案上瓷甌與

贈藥而使之淫此頑鬼之所不為而謂神仙為之耶

之道人出囊中紅粒如芥子大甚堅撮與滿甌公問藥名道人答曰此房中藥也一生受用不盡矣公拜收藏其藥忽失道人所在未幾揭榜獲雋其夕主人之子婦貌極美即出為公更衣留侍寢公遂取藥試之輒能經宿不敗公自夫人而下妾媵最盛而新城伎女以至乞婦亡問妍媸並召入薦枕俾晝足夜極人間之欲矣年八十餘一日藥盡遂病不起

王省幹遇仙丹

已下十一條
回道人遺事

中街路王省幹不知何代人家近福濟觀俗謂之神仙廟矣歲以四月十四日齋供雲水作麵數斛皆盡時省幹方出忽有道人詣門從其婦乞水澡浴曰但

果湯沐不煩飲食也。婦不能拒，乃從門旁空室，與澡盆授水浴之。浴畢，復食以麪。道人用碗置案上，倒合而去。家人取之，不能奉，益至數十人，亦如故。其直省幹婦述以語之，乃一舉而啓，得藥丸，并治風癩方。省幹以所由藥試服之，未半身，骨輕壯，容膚光澤。遂依方治病，無久近，治之即瘥。榜于門曰：遇仙丹，乞者不遠千里，及省幹化去，將二十世，子弟行其方，不甚驗矣。近重修福濟觀，太原徵君題疏，有云：壺中傳得一丸丹，海內爭求千歲藥，即此事也。

火中仙像

歙縣烏石山下萬聖觀，有仙蹟畫，純陽像于廊廡間。

先年回祿，四壁蕩然，而仙像出火，都不焦灼。明日道士舉帚拂出，轉覓丹青，豔耀歎以為奇。辛丑年親過其地見此。

賣筆人遇仙

華亭縣靈官廟東楮某，賣筆為業。萬曆戊子年間，楮病瘵已深，醫藥罔效，兀羸骨立，僅存餘喘，皆目為必死之徵，勢不可捄矣。時南昌喻邦相為松江太守，鹵簿威儀嚴盛，瘵者曝背于門，妻嫂翼之，不能起。喻公遙望而憫之，禁前驅使，勿呵辟，聽其自便。一日遇藍袍青巾道人，見瘵者狀貌，頗有矜憐之色，謂曰：汝辦二十錢齋我，活汝。其妻嫂咸異之，遂依言付錢。道

人持錢分施與靈官廟前乞者便從指甲中剔出紅
藥七粒小芥子謂曰搗二粒水吞之自當有驗未
愈更服二粒神可王矣便以餘藥乞人妻嫂隨延道
人入坐以新汲水浸藥滴其口少頃即躍然起索飲
食扶杖而行已而更進其二粒步履如常無復困憊
于是合家羅拜叩其居止曰吾向住姚廉察家無他
寓也明日筆工妻子並詣姚宅中物色之廉察大驚
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緝不鮮忽夫人從屏後曰得
非後樓所供呂先生乎引之登樓儼然藍袍青巾與
所遇容飾無異闔門驚歎傳為美談後褚家餘藥轉
乞與許御史去聞于宋孝廉

落癭道人

道人還經靈官廟見廟中道士垂癭如瓠試以手撫
癭蒂者再應手而落頷下平復如舊曾無癩痕市人
競呼為落癭道人矣是時觀者如堵徘徊之間忽失
道人所在

焚藥

越東有善箕召呂仙者一人患眼疾經年不愈請于
仙仙立授一方令詣市取藥五六種杵細焚之鈞州
磁鑪中少頃撥其灰得紅丸子一隻遂如法服下應
手清涼双目豁然如初曾無纖翳更數年其疾復發
此人又請善箕者告之授方焚藥無異前度而紅丸

不可得矣。炉灰傾出，淨盡，卒無以覓。再三哀禱，只云藥在炉中。後乃碎其爐，足宛然。九子在焉。神仙固無所不戲哉。

飛花道士

蘇州東城敗繒家，有兒年十餘歲，近患腹痞，楚極，醫藥不支，身漸黃瘦。一日早起，有道士髻插桃花一枝，負藥囊過其門，向西行甚急。兒甚異之，跡之，俱至福濟觀中。兒牽其衣，跪乞靈藥。道士曰：汝病不須藥也。命兒張其口，從囊中掣出錢綫，刺其喉，探入腹下，鉗出一齧肉。兒心惛然無苦。道士謂曰：牛肉過傷，成此痞積，今便可終身。輟食矣。腹平如故。言訖不見。後乃

知為呂仙降神也。人謂天與其疾，而仙顯其異矣。

搗衣石

吳人以四月十四日祀呂仙。年々如此。呂仙亦數々來人間。其年福濟觀前人家施麵，有一乞者食麵畢，覆其器于中庭。搗衣石上，衆不能拿。三日後始開，仙跡幻設，信有之焉。

神仙魚服

直塘一道觀中，有道錄周靜清，法術著異。一日龍虎山張真人來訪，周出訝之。偶一道人持酒囊以隨，將詣市沽酒。真人見道人驚，禮云：此純陽老師也。何緣至此。降階長跪，不顧而去。周異之曰：此吾侍者，執役

觀中半年矣。方悟神仙魚服也。命徒輩速延之入。則已出門不遠。見之在前。提酒囊徐行。而二三道士各跣足追之。無及。如此移時。常相去十餘步。竟莫能及。俄而風霧四起。咫尺不見。惟聞雲際笙簧之聲。遂各罷還。

降箋帖

黃九鼎為北京監博時。夜夢人送降箋帖子。有品當拜三大字。黃訝其仙。亟整衣冠出迎。倉忙中。恍然驚覓。明日語其所知。所知謂曰。汝第於一七日內。齋沐虔誠候之。必有異人至。慎勿怠事。黃是日齋戒。凡經七日。杳然無跡。齋禁亦開。又將踰旬矣。一日忽有道人戴瓊玉圈巾。走入臥內。黃亦頓忘前事。急命驅逐。道人怒曰。我尚書閣老家。往來出入無所避忌。汝乃驅逐我乎。黃趨出追之。不知其所在。詳味尚書閣老四字。中有雙口在焉。始信真神仙而不悟也。其夕即夢一人來索前降箋帖子。黃驚惧。遽檢還之。而覺悔無及矣。親語于余。

賭雷

有雷公方行雷。遇一道人至。挾而登酒樓。戲共賭雷。為樂。雷公曰。雷吾所役使也。斯何難事。而汝能賭。道人曰。某亦習五雷之法。于是下籌于案。互角勝負。雷公每為道人所禁。行十得五。終莫能敵。道人引滿。盡

歡雷公不得涓滴而罷既去雷公請其名曰回去回
去雷公作禮問曰莫非呂先生乎道人大笑騰雲而
上雷公怒命使者推霹靂車相隨追之不及乃止管
可成說

卜築長春山

歛何洪少隨父賈于杭遂世為杭人萬曆中兒晁疾
篤請姚江徐永召仙至乃純陽子也題詩云三春
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
腔香雨濕輕紗詳其句知是不可為矣後六日果死
洪悼兒使永再致純陽子純陽子曰死者不可復生
生者不當修福乎吾侪厭居壺嶠思憇人間西湖之

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坟墓在焉其為我卜築于斯可
乎洪稽首聽命於是購材鳩匠相地墓傍面清江夾
翠巘造成高閣其上亭為壘石飛梁穿池種樹層廊
翼翥雕闌繡錯綠雲多駐紫氣時迴宛然欲界之靈
都也署額顏楮並出仙筆落成之後肖像如生凡刻
仙籍者十餘人而洪祖及祖母仙姑與焉徐渭有記

景娥川樓舩鼓吹

景娥川在常熟縣城中虞山之麓路由清權里而入
淺水一窪不通舟楫相傳琴流于此結原所謂焦尾
溪即其地也萬曆丙子正月十五夜月色甚皎秀才
馬鳳掣同細君女郎輩踏燈往來過此川上驚見川

中忍湧樓船鼓吹簾內隱映貴人皆曳雲霞日月之
衣雙鬟侍女倚闌吟望俄有青褶童子數輩推蓬而
起手携絳紗灯上岸鳳舉家驚異急呼從人尾之以
行衆童子狀甚狡獪縈迴數步便趨入舡內不顧涸
史烟霧四起咫尺晦冥轉盼之間都無所見矣龔氏
松旌快筆略記其事

大茅君張讌

常熟城中虞山西北隅一帶相傳其地為三茅峰舊
建華陽觀不甚崇敞萬曆年間火居道士李甲偕鄰
人夜登虞山看月憩于三茅峰側倏見有張讌于峰
之顛者上不見天皆五綵帳幄覆之下鋪紅錦地衣

數十重羅列綺筵丹碧交煥金石競奏絲竹互諧聲
隱隱出半空中李初意是大僚筵會徐引避樹下
俄望見席上列坐數人神狀秀異並玄裳編衣雲冠
鞞綬手執碧玉觥笑傲自若兩傍行酒皆丸髻小兒
黛鬟女子侍衛百數各有所執乃大駭異方知張讌
者即大茅君也莫知坐上何人是茅君也拉鄰人趨
鳥徑而上其行迅疾漸覓弥遠未至數十步俄然驚
散衆真皆隱但見流雲采霞香風瑞靄彌漫崖谷之
間白雀數聲迴翔其地而已向之管絃羅綺一無所
覩矣及晚直上峰頭尋求餘糧棄核尚有存者絕無
影響惆悵而還

繪園卷之一終

繪園第二目錄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卸足道人

金水橋幻戲

掌心雷

吹雨

一莖草

字誤書草

玄壇神

夜遊滇南

劍叛

盜獻黃絹囊

魚戲

画屏女

拂雲見月

擲杯

飛劍斬湖蛟

移樹

稅宅

砮闕

分厨

送別揚子

宦背翁

林道人指石

太乙星君授法

江長老

端和尚

紫霞碧洞

天醫

折翮鶴兒

鞵兒樣

碩亭

代草解頭文字

金姬

萬家牧牛兒

帝索紫金梁

世廟宮中仙戲

偷桃小兒

僧中幻

劉刑部兒

吳叟遇仙

蒞任青城山

雲中画舫

猶園第二目錄終

猿園第二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山陰璩生號衡陽山人。名自忍。居闌闌中。乃凡民也。目不知書。少年販茶入天姥山中。遇神仙傳受變化。隱飛之術。五雷請雨之法。試之奇驗。五符五呪。兩立。注如傾矢。又通曉搬運之法。果穀蔬饌。所至無不畢。致。分杯結霧。化竹釣錨。無所不工。無所不曉。杖頭挂三葫蘆。大如杯。一日醉後。謂眾客曰。某有奇術。自古

無者今日請為諸君設之不足聞于外也。衆欣然應
教曰：敢不如命。生遂解下三葫蘆，用五色絲繩三尺
許繫之，絙于席端。按亥卯未三方安置。既定，指南邊
者曰：此第一天界。指左曰：此第二天界。指右曰：此第
三人界。于是揭三葫蘆蓋，使衆聚觀之。洞然無一物
在。然後復掩却。據生口中喃喃：誦胡僧呪一遍。次第
縋起繩蓋。頃之，第三葫蘆中陡然震動，見人馬無數，
皆長二三寸。官寮將吏、士女老稚，隊仗音樂，提携負
戴，遷迤從繩上行。至農賈漁獵之具，踵接肩摩，毛髮
分明。細若刺鏤，雜然趨赴于第二葫蘆中。生口中仍
復誦呪如前。呪畢，但聞其中鏘：然作銅鉄之聲。聞
于外。又鬼嘯非常。湏臾推出一隊牛頭馬面、獄卒夜
叉、奇貌鬼神，引罪人皆披枷帶鎖，現種種地獄變相。
齊趨入南邊第一葫蘆中。生又復誦呪如初。忽見湧
出天人、玉女、珠璣寶蓋、玉皇香案在前。其後擁諸佛
菩薩、帝釋龍神，及所乘馬、駝、獅象四足之屬。一一現
形莊嚴具足。其來如風，其去如雨。却走進第三葫蘆
中。諸頂蓋一時悉下，寂然無聲。抖擻葫蘆，復收拄杖。
頭視之都止有矣。據生後棄茶業，辭家入四明山去。
不知所終。張君去，非親遇其事。說云：然耳。按原化記
載嵩山潘老人懷中一葫蘆子，林席幕。凡是用度，悉
納其中。無所不受。夜則于空室內陳列，時有見者。又

酉陽雜俎載劍門負笈老翁。盡取侯適奴妾十餘人。投之書笈。負之而趨。走若飛鳥。又遂州村民。于世尊前能自作阿彌陀佛。宮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詳璩生伎倆。豈嵩山劍門遂州之流乎。不然。其理莫曉。非所云不可思議者耶。

卸足道人

已上二條皆金箱張事

國初金箱張者。山西平陽府人也。世造金箱為業。人呼之為金箱張。其子二郎。聰雋不凡。少遇仙流。授以鹿盧躡經一卷。遂得乘躡之術。閭里駭其所為。一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挾小。奇術。二郎不棄。明日遣騎相迎。到敝莊觀之。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

一龍。自雲中下來。復牽一龍來迎。三龍繫在一處。有頃。請二郎乘龍。擗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玉鞭。之二郎乃騰身而上。行數里。至一山谷中。花木繽紛。陂陀連接。泉石幽邃。洞壑杳冥。倏忽眺望之際。俄達茆庵矣。二童子先入庵。啓報羽衣人亦已在門。傳呼延入。見一道人。龐眉古服。坐匡牀之上。雙足却挂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郎欲拜。道人曰。且止。勿前。老漢久卸膝蓋骨。以自便。倚足于壁。不踏世上紅塵矣。今日不免為郎君一下牀也。於是揮手招壁間雙足。自行前著膝上。幅鞵如常人。遂下牀具賓主禮。呼室中童子煮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子也。道

人責曰對佳客乃簡率若此乎可速戴頭來童子舉
手捫其頸遽入室取頭戴之便出供茶如初致席于
地坐談良久命治具款即君膾青龍肝為膳二郎媿
謝再三道人曰屠龍是家僮常伎耳即君莫怪須臾
見童子牽一青龍于階引短劍斷龍首龍亦蜿蜒
就屠先剖其腹次取其肝切肉作膾聚肝其上燔之
瓜牙鱗角俱垂于地少焉登俎五采爛然二郎疑不
敢食道人連啗數器擊龍肝食之都盡二郎觀其風
貌聽其話言莫可測識自謂世之所無也因留侍數
月盡其術然後告歸送門^出庵門忽風起塵揚天地晝
晦俄而清霽道人與菰庵都不見矣四顧皆黃沙白

草之鄉無復花木陂陀泉石洞壑訊之乃在大同渾
源州北嶽恒山下步行旬日始得還家

金水橋幻戲

平陽張二郎嘗與客同詣水邊見羣魚游泳客問此
魚可作羹乎二郎曰可第君所須幾頭耳客限其數
二郎便丸泥投水中頃之有魚長尺許者鱗躍岬
果符前數二郎嘗聞濟源靈湫之奇親詣觀之知其
伏机所為歸而效焉穿一池亦能出物人以為巧
高皇帝聞其術神召見便殿問曰爾有何道術也二
郎奏曰臣能開頃刻蓮花時方二月春陽媚和乃出
袖中一小銅餅子注以淨水頃臾見五采雕雲弥布

殿闕於是請上御金水橋觀之二郎解領巾內一
小玉合倒出石蓮子七枚徧撒水中俄見荷葉田田
漸大如蓋倏焉茁茁挺生矣芙蓉交映花香遠馥芳
風漾川迺而矚者咸謂神仙幻出矣久之二郎翦雲
藍紙作小舟吹落水面具奏曰此採蓮船也上曰卿
能駕以行乎曰能曰能便疎身登舟而發復具奏曰
臣少習于吳能為吳歌請為陛下奉清燕之娛曼曼
初引林容颯飛韻溢陽春玩深綠水朝貴相與聳聽
宮嬪為之駐愁歌竟往來蕩漾花叢之間眾中遙見
二郎妻子僮僕悉在此舟共載更唱迭和嬉游水央
是時聖情大懌龍顏和暢趣命出金帛賞賚忽有

飄風從東南來煙波騰沸雲霧晦霾人舟荷花都無
所見

掌心雷 已下五條皆張皮雀遺事

張皮雀既得胡風子術日賣掌心雷里中群兒每持
一錢與之便以朱書雷字於其掌心兒趨鬧市中揚
言曰雷來矣雷來矣舒掌即作殷之殷騰于空中
市人仰視青天無不駭異久之漸止

吹雨

一日張皮雀行玄妙觀門外見洗白家曝衣帛在市
呼之曰煮茶來啜其人不應便書一符吹去西北角
驟雨如傾點汚衣帛使其家明日重洗

一莖草

張皮雀嘗與諸少年戲賭同看市行女子足之大小就地拾一莖稻草橫置之女子行者誤視為溝競賽裳而跨之又戲謂諸少年曰吾欲此女馮肩而行何如復擲莖草于地女便舉手馮之人問女何故而並道士肩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見大溝二傍有枯樹遂並之而過矣

字誤書草

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適民家建醮衆道士飛章告玄向空上焚只候皮雀登壇皮雀大醉而來語衆道士曰速收醮筵雷火且至緣所上之章有字失體復

草書上帝大怒咸被棄擲且命火部譴其不敬矣衆道士云未嘗誤也皮雀忽于袖中出所焚之章示之宛然淨本封題印署如故字誤書草一符其言有頃雷電駭空自北而至飛火環其廬焚燒盡矣

玄壇神

張皮雀常畜一雞于玄壇祠下皮雀出門謂玄壇神曰鬚子照管家畜莫被人攘去也鎖其門以鑰挂門上而出里中無賴少年闖之便竊啟視攘雞在抱欲出不能但于庭際旋繞左衝右突而已伺皮雀歸哀鳴求之笑而釋去人問少年汝既攘雞何以不走答曰身如被繫欲逃不得後遂莫敢犯焉

夜游滇南

已下十三條皆李福達事
王徵君稗登竹墅席上談

嘉靖初有李福達者扶溝縣人也故為千侯能分身散影役使山魃坐致行厨與騰雲雨飛砂走石靈竒幻設之事不可勝紀世莫知其授也是時大獄始定閣臣張桂二公秉朝政以其妖妄患之械繫甚堅使獄卒共守而報京城內外戲場聚處皆有福達又驚傳玉河橋酒館中有一福達常與道士對談共飲看驗無差二公不信命悉縛來力士縛得兩人至餘皆遁去擁至廳事前伏于階下起而細視其貌乃是兩政府中老蒼頭也二公大怒將加拷掠都昏如醉夢中不知身所由出及使人視械繫處真福達故在

也命秘其事不以上聞世宗皇帝方好神仙親召福達至遣中官破其械于五鳳門外欲首供奉內庭二公密奏不可乃止福達僅獲免死謫戍雲南邊衛矣故事遣戍必有兩步健守押以防逸去李謂步健曰向其所以不遠遁者為此業報未償今償畢矣汝曹相逼意欲何為步健曰公神人也何敢他阻但無以復命亦當獲遣欲得雲南文信為憑耳李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選旅舍主人家求靜室一所周遭扁鐫封護無隙告主人曰吾中夜入靜慎勿喧動因勅兩步健宿戶外守之誠曰無妄窺禍及汝曹矣步健受教屏息而寢不敢聲歎中夜但聞人馬馳驟之聲

若衝濤破浪然。莫測所謂。凌晨啟扇。李于袖中出雲
南都司文憑收管。一一具備。符信宛然。緘封猶濕。授
之兩人。各一拜謝而去。後客有從滇中敗藥回者。見
一酒樓壁上詩。後署云。李福達從軍至此。

劍叛

先是李千侯福達。為家奴。上書告變。遂構成大獄。
上不之誅。遣戍徼外。李因隱身之江南。後陰以六丁
驅役之術。縛歸叛奴。從蘇州玄妙觀所寓道房內。穿
一坎。深尺許。有甲士率叛奴立于坎中。釘如手足。李
身衣黃袍。戴金釐。南坐。握固。掘兩鄰。叱其奴曰。速死
無他言。奴乞命。號呼甚慘。李從袖中拂出白炁一道。

如匹練然。旋繞其奴髮際。須臾形漸縮減。如火煬膏。
食頃。頭顱俱沒。坎中悉化為水。毛髮不存。李徐起滅
燭就寢。觀中道士穴壁窺之。悸幾死。

盜獻黃絹囊

初李福達過蘓州。寄託楓橋金氏。金氏者賣古器人
耳。不甚禮重。李殊快之。即赴常州武進縣。住于錢巷
楊七郎家。李善縮地術。心欲有詣。身即輒至。不俟整
檝。駕舟。常令鬼擔臥具而行。曾前挂黃絹囊。中貯
素書二卷。雖盛夏弗脫。臥起常不離身。一日楊家六
郎伺其浴于河。竊而藏之。李登岸。見囊失去。笑曰。當
令盜者自獻。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諸君作造次矣。因

整衣冠、兩手握固而坐、頃之、六郎雙睛垂于睫外、長尺餘、叱曰、捉阿郎下階、六郎自投階下、頭面搶地、求哀、咽絕、其弟代為叩頭、謝過曰、肉人無知、幸見矜釋、出其囊、呈還李、却使六郎自納其睛、經時復故、因責其歸、致酒果贖前罪、前後咫尺、至暮不達、度所行已逾數里、六郎亟返、拜懇求恕、乃釋之、明日携酒果、極備珍饈、致敬如弟子禮矣。

魚戲

楊六郎七郎爭屏池水取魚、三日而水涸、李福達謂曰、明日將羹鮮、與飴客、子二人匿謝曰、並無有也、李知其欺、之夜召奇形異狀小鬼百數、去其梁筍、擲瓦拋磚、風雨作、大池中有魚千頭、悉跳出外塘、一無獲、黎明起視、漲平如故、笑楊氏舉家羅布祈哀、李意解、仍遣詣池上、及至、諸魚紛紛踴躍、還入如故、由是禮待殊常、朝夕恭禮焉。

畫屏女

毘陵某衣冠家、嘗邀李福達飲、中夜設畫屏于堂、屏上有美女一十七人、李一二呼之下地、令其歌舞于前、獨留一人守屏上、歌舞畢、次第叱之登屏、衣冠驚駭、不測深加敬禮、按仙傳拾遺、載廣陵人張定、從道士授變化之術、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今據李君

所為神仙戲術不可厚誣矣

拂雲見月

千侯李福達客常州楊家時方中秋會有數客同在
六郎家飲其夕霽月澄瑩雲無纖翳主人謂客曰今
夕何夕月出皎兮李起溺階下潛于簷角拔出一瓦
可三寸許復就座飲忽有黑風暴雨霑濕盤筵數客
不樂道散而去李却與客還詣七郎家索飲月明如
故明日七郎過六郎家六郎謂曰昨宵與客共飲方
羨月色大佳忽風雨驟至客與主人皆不樂為之罷
席七郎大驚曰昨宵月明如畫吾輩竟夕談笑安得
風雨事乎六郎因知李之所為矣乃曰今宵須從李

先生乞月賞也李曰有是乎座客皆喜其夜方設席
于庭陰霾不散李向空以袖拂之少頃雲收霧霽清
光洞然主客再拜而謝擬此則梯取紙刻之事酉陽
宣室所並載者信而有焉

擲杯

李福達游太湖王文恪公子招飲于舟由湖口經明
月灣下公子出金玉酒器以侑觴李每飲畢輒取杯
擲水中擲之殆盡舉座皆失色公子知其術異獨不
為動而李亦談笑自若及濟中流忽有赤金鯉魚數
十頭躍入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則所擲玉杯金
筯一一在焉夜檢視百不失一

飛劍斬湖蛟

李福達過太湖蛟挾其舟風大作李怒飛劍湖中斬蛟少頃見一蛟死浮出水面湖水尽赤李命庖人取而鮮之

移樹

上海朱尚書恩家前門有大槐樹二株下可蔭數牛尚書恩之問李先生曰樹可徙乎李曰何為不可其夜風雨晦冥雷霆震吼凌晨起視則二樹已在後門矣舉家怪愕福達去後此樹依然在前門舊處如此速近日覩詭異不測其然董翰林其昌聞諸故老向希言說

稅宅

李福達一日到蘓州城中稅宅徧閱數處輒憎湫隘僧人怪之李曰鄉莫管我所挈細小什器頗多必須寬敞始得僧人以為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廳後堂洞房連閣意甚樂之與稅賃畢李便入宅從容袖中摸出小白石函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床褥臥具屏障几席釜甑一切資生之物尽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令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綵僧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去此石函有人相試提之重不

能勝福達啓、閉飄然、若持毛利、江南豪貴贈遺數千、或受之以濟貧乏、或封而留之所至、懷一函一袋、行止自隨而已、於是悉悟福達為遁仙異神矣、希言常疑陽羨書生、太元道人、嵩山潘老、劍門負笈、諸說以為文人愛奇、保虛鑿空而成文、頃萬曆甲寅六月五日、在華亭董翰林坐、遇豫章^黃企石至、黃之先人嘗為福達弟子、數歲時隨其父入吳門、親覩異迹、而語于人、即知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以斯奔馳、更何致疑、固無書不可盡信也。

器闕

最後福達客黃浦上、朱思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為上

客、或厨傳稍有不飭、李知是內人慢之、呪其室中器皿、服玩、使鬪擊、庭下所曝筐篋、一歷階而上、內人悔過乃止。

分厨

福達居朱家月餘、尚書戲令李君作主人、應曰唯、然一無所辦、第邀尚書至園亭登席、咄嗟之間、雕盤玉俎、從空下來、已而尚書歸策、推求其故、家人云、今日內眷釀飲、擊鮮在釜、以次失去、尚書笑問所失之饌、一皆筵上物也、諸女郎恨李作惡、相與大詬、李聞之、每日俟釜中饌熟、必分取其半、閨人愈忿、諷尚書送之去。

送別揚子

尚書置酒舟中宴別。舟行累日，還復在門。後直送至京口，渡揚子而去矣。朱公歸快，不樂，恨留李君不篤也。諸女郎共喜李君之去，約伴同游後園賞花，方樂。驚見福達復在山亭外徐，而來且吟且翫，未嘗去也。大駭而散，終無奈何。朱公愈加尊敬，未幾竟別。朱公遁去，稱不更還，亦不言所適。後遂無聞，或傳其劍仙上升于天矣。

鶴背翁

弘正間，西川王維賢刑部過青城山下，親見峰頂有兩老人，皆跨白雀。一自東來，一自西至，相逢下雀背。

而揖，從容談笑久之。復上雀背，揮手告別，各昇雲而去。是時紅霞覆地，異香馥空，蜀人皆言真仙所降矣。余邑前輩楊儀禮部，素不信玄怪之談。聽王君言始遂傾心，著有高坡異纂行于世。

林道人指石

萬曆中，福建延平府有林道人者，不察所從來，亦莫知姓字。俗呼為林仙人，徒純陽祖師受指石成金之法，能令頑石瓦礫草木諸藥人間所有之物，應手而變，不事鍊合。然其術以救濟貧乏為主，未嘗自潤也。沙縣王別駕某罷官歸，頗樂方術，延之于家禮待甚渥。常有貧夫求其術不得，每于僻靜處恐脇備至時。

延平守下車旬月深嫉此輩貪夫陳狀許之守怒急遣分捕而林已在門矣遽令召入林秀眉美髯姿出格外守望見心異之詞色稍和謂曰若有何術能立就乎林語曰貧道非爐火術亦不幻惑貴人但以賑乏絕而已公既欲試惟所命耳守即戒左右取水銀一大錠計重二鎰與之林因請水一器投水銀其中用手揉之少頃澄水已成好銀守大驚亟呼銀工就地為爐依法燒煉果竟不變乃厚禮而遣焉雲間董翰林其昌辛卯歲為送其座師田侍郎一僦喪還閩中偶會林于別駕席上知其術神告主人曰林尊師真有道者聞其指石之術可試以為樂乎別駕為請

于林曰此小事耳惟學士取一物為驗時七月十三日炎海新梧秋桐落子董遂取盤中梧子一粒授林方茶次林便投入茶盃隨手所指立變為銀徐以匙行盃挑銀梧子出舉座驗之無不駭愕董曰梧子化為銀矣銀獨不可復化為梧子乎林接取再納茶盃良久出之故是梧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真銀矣五百年後不復變也董乃藏之袖中因爾致敬于是咸平官僚咸欲就林傳術卒不肯授從容謂翰林曰某之術通天地役鬼神非其人不妄授者觀學士神骨非凡有少道分當不靳指示但某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須藉學士高文流傳閩中請從此他逝矣

董慨然許諾中夜思維吾為此人立傳萬一事敗豈
非名節玷乎且天生其昌寧能藉黃白之術以濟世
哉明日遣家監進得持輕吹二端織成履子一鞞送
林留別而林已逆知其心事矣乃迎而語之曰而主
昨許為我作傳夜半生疑然仍遣幣致敬終不失為
長者卒受其禮謂曰某亦欲附簿儀報謝之望少待
忽于脚下碾一斷丸約重十二鏤急取紙包裹以授
家監曰聊用奉酌學士然慎勿于途中開視也家監
唯々謝辭而去及抵行館董發其所裹上金燦然宛
是斷丸之狀矣林所居深山邃谷無人跡處往來城
市每客別駕家別駕平生好燒水銀寂々無驗見林

神異自撲泥中禮拜殷勤董不為動也林每從山中
出入日費數金並以濟乏皆成于俄頃點化亦不過
多忽一日駕柴車還山役夫跪而請曰仙官濟人之
功廣矣如某輩貧入膏肓忍不援手一拯耶林為之
動容令求一片石役夫就地選取大者秤之重七斤
八兩林嘆曰嗟乎福薄之人何以當此役夫叩頭再
四林不得已彊舉一指之之即脫其腰纏束固縛戒
不得妄動抵家後方可開也役夫行至半途覺腰中
極冷疑其有異因輒開視乃是七斤半白鹽餅耳詣
市鬻之得錢八十文僅酌一日之勞而已董嘗從容
叩其大要曾鍊一神不委何名欲呼之用右掌食指

書神姓名于掌中。指背止二字。神立至矣。自言讀黃
庭內景。別有指歸。每于靜夜。密呼五臟神姓名。其神
自出。宛若人形。並長寸許。行動如常。衣色精采。其分
明者。容髮皆具。是神無病。如或一臟受病。則此臟之
神。颯萎不振。急召使入。忙用點檢工夫。逡巡再呼之
出。便不復爾。又善回精法。秘不傳人。大抵皆泝流還
嬰之術。與世俗所談小異。董亦不欲授也。又言呂翁
蹤跡。近多在幔亭峰下。常混僕夫。樵子之中。故時人
莫之識也。今當往送寒衣。旦夕且去。董瀕行。再使人
物色之。林已飄然。不知其所適矣。銀格子上有星鬘。
類梧子形。里人范爾孚請以救母。遂留不歸。其所贈

小餅金。朱氏太夫人亦請去煎湯。所救多愈。吳兒咸
言神仙點金可以療疾矣。甲寅六月五日。在董氏戲
鴻堂聞說。

太一星君授法

馮月潭遺事

玄妙觀馮月潭。學太一月字。請雨法。未得妙理。積志
累年。精爽未格。一日有漁婦為星君所馮。裸形走入
觀中。授以秘術。遂神。建壇依法為之。斯須雷雨四
集矣。按月字。即彗星也。其神裸形赤脚。右手持劍。左
手提一人頭。相傳法官用月字法。禱雨。令侍者持鮮
花鬘于市。市中婦人有買花者。月字即附之而至。裸
而登壇。法官用左脚踏其地戶。被髮持劍誦呪。未

畢雨大注其人邪心一起此星君即用劍倒斫之故
手中提人首者即法官首也西天王堂有唐年塑像

春秋時有星孛于大辰梓慎占
火在宋而秦始皇時彗星再見

江長老

桃源江盈科為西川副使其族人江長老者受良
常山上真祕法靈異著于楚西沅湘之間目為散聖
長老能取生雞卵二十枚置臼中杵之雞卵紛然躍
起復入臼中如是者數四無一損壞嘗以符術行里
中時有孕婦難產長老摺一小符先焚為灰和湯水
與患者吞之立時即產其符黏于兒顛門上而出宛
然不燒衣剋家有失物者乞問所在輒被用術禽獲

由是賊黨恚恨長老跡于蛇兒堰口共執而捶殺之
隔日賊詣屍所但見芻藁一束擣如敗絮而已急覘
之長老高臥寺中無恙也賊相率奔竄至今桃源城
中不敢為竊盜之事

端和尚

同時有端和尚者亦善道術而伎倆終不及江長老
一日于通衢廣眾之中兩人較術端取袖中手中擲
地化為白蛇蜿蜒如雪江使擲僧帽于地化為玄龜
伸頸吐氣口中生火立殺其蛇每共試法事之不勝
端慚恨乃潛遁為親聞江副使說之也按唐人崔進
士妻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綵橋劉綱唾盤中成鯉魚

樊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向疑其不經今傳說龍源
二僧如此聽者皆以為希有之事矣

紫霞碧洞

真仙通鑑載李白
為東華上清監

正統間嘉善姚綬字公綬別署丹丘子栖心山澤想
像雲煙中年始成進士既選入為監察御史絕不留
意名宦便託疾告歸一夕夢有大賓過其門御史從
履出迎望之則霍鼈雲冠道貌秀異真神仙中人也
既坐定請其姓名對曰我即唐朝李白今為紫霞碧
洞主矣覺而驚異凌晨與客汎舟溪上見有兩農夫
澆取河泥溉田同舟相問一人堅握其掌不肯開一
人欲攘其掌中物不得以此爭競御史遽命使者款

曲勸解索其所握之物視之乃一鑄金圖書上為博
山爐形識其文皆鐘鼎古篆極精且工是紫霞碧洞
四字也復刻李白二小字于左方時御史話其夢于
座客遽獲斯異奉座傳玩歎以為奇于是厚出粟錢
分償其值御史賦夢游仙吟以紀盛事優游林下者
又十餘年而終往常見一書載白樂天子龜年一日
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一軸
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後試之
委驗又宛委餘編載杜少陵與李青蓮輩並優游江
湖稱散仙其說不知何據近華亭縣西門外謝家有
客夏生者善召仙時請李太白至題云憶當年沉

香亭下玉妃嬌態至今神蕩恨高力士在傍不得一
撲其面耳今觀姚先生事因知供奉真為地仙不死
矣采石騎鯨之說信有之乎

天醫

吳人張叟究奇門六壬陰陽緯候還真練氣之要無
不精徹家奉斗母間為親戚祈禱疾病俟斗母許救
約以某日某時命天醫至焉或見形往來或空中授
藥或示異夢中或附耳而告凡童男童女見之尤真
不獨妄者接寤而已一日齊門王氏女得疾沉重懇
延張叟請于斗母期是日酉時天醫下降至晚坐客
六七人同登小閣子飲酒咸望見廳外一少年總長

二尺許戴金綫冠著古色帔背負藥葫蘆眉目鬚髮
歷々分明自樓簷飛下若趨赴中堂直抵患者所既
試刀圭便失所在疾亦漸瘳又嘗降于閭外傾家則
綠衣古貌容飾不同親戚咸共睹焉服其藥者異香
滿口或用針便覺患處通快然斗母不許終莫能致
天醫矣近數年來張術亦不復驗也張云天醫有十
三科今在天曹屬陶許兩真人職掌余于西湖之上
曾見天醫祠果祀陶許于中焉按黃氏蓬軒別記載
景泰中豐城侯李公之母目盲命術士袁生召天醫
行治縛高架于李之壺閣前置玉器其巔每夜分李
自登視輒得藥不數日復明又讀陸氏庚巳編記弘

治中鄉民顧謙家所造云金冠綠袍空中懸葉葫
芦累百自稱曰天醫今吳興善鍼灸者凌漢章尚傳
其術然則感格之理未可云無

折翮鵠兒

林酒仙遺事
已下四條皆

林酒仙嗜食鵠兒出作佛事命侍者燔鵠以待侍者
分其一翮而食及暮酒仙醉歸責之曰汝何為竊食
吾鵠不畏戕物命乎侍者曰和尚食數百不慮傷生
乃慮某以一翮傷也酒仙張其口飛出一折翮鵠兒
在地能行至今繪折翮鵠兒于祠下

鞵兒樣

酒仙出坐東禪寺門前看人迎新婦鼓樂導引甚喧

酒仙跡之至壻家伺其婦出車捉而嚙其頸者再衆
大噪群手格止之酒仙曰惜也更嚙一口亡恙矣其
家推求其故酒仙曰此女子翦華嚴經為鞵兒樣罪
不可逃命合嫁夫一年後雉經死矣歲餘果無故竊
索自縊兩索結皆斷如人噬狀復紐第三結不可解
乃死

顧亭

居民有顧亭驢磨為業敬事酒仙每見其醉倒街頭
便掖以還寺連年如此一日酒仙呼亭謂曰汝某日
當有重厄可早至我為汝禳之至期結壇中庭朱衣
絳節而立于上令亭伏案下垂纒障之戒使勿動少

頃震雷飛電崩騰駭空如有搜索之狀忽聞雲中神
語云辟支佛臨護此人不得不赦霆火遽散陰翳廓
然酒仙起謂亭曰免矣然汝得不死歸當棄驢磨業
造橋寺前以功滅罪也後橋成因名碩亭

代草解頭文字

萬曆初年雙塔寺前毛翁者東浙人也有子鳳起為
秀才毛翁每日清晨入酒仙祠炷香虔拜默而祝曰
他日祐兒成名當重新像宇後辛卯科鳳起應浙江
鄉薦主司命才難一節為題鳳起見願生疎懵然若
睡恍惚間有青衣少年連聲呼之曰速起速起某奉
上真命為卿代草文字趣繕成無誤今科定作解頭

矣誦聲如流七篇立就鳳起寫畢遂絕聲影不敢增
損一字放榜之日果領解符青衣少年言矣捷至吳
下同社友朋皆相顧吐舌以為怪異益每常結社分
題毛先輩時名遠遜諸君故也其年浙場主文柄者
乃溫陵李季士一覽取納稱賞再三目為神助鹿鳴
宴畢命撤所揮黃金花賜之於是監臨提調諸公競
割以遺解頭傳為盛事不知其果是神人降筆矣咸
謂酒仙挈維之力故吳人語曰欲作解元先拜酒仙
顧別駕徐光祿共說

金姬

常熟縣誌金雞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偽周渡

江妃死權殯于此。然訛姬為雞。因妄言金玉之氣化而為雞。時三夜鳴其上矣。按金姬本山東李氏子。名金兒。明敏妙麗。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李素得張明遠之秘傳。精于卜筮。悉以其術授之。遂臻玄妙。父不及也。士誠之有江南。多其幄筭功焉。既自立為王。厚賜姬。加號冊立。姬至舟中。屏去盛粧。啟其故箱。出辦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跪私祝。眾環視莫測其意。頃臆閉目奄然無語。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息矣。士誠哀慟不已。乃厚葬之虞山下。後士謀誠取江陰。久不下。因感金姬先見之言。加封為護國洞玄仙妃。命饒介之撰文。周伯琦書篆。刻石。其夜姬示夢。

于妃劉氏極言士誠運數之符終。果符其言。歲月未幾。亂軍發姬塚。屍已脫去矣。棺中惟銀泥黃紵裳紫緋絲履存焉。世傳姬本劍仙之流。尸解上賓。未嘗死矣。

萬家牧牛兒

牧牛兒者。鄞縣萬都督家客傭僕也。都督名表。別署鹿園居士。明嘉靖中。歷官至南京後府。篤好方書。頗臻玄教。羽流道侶。時常往來。偶因官轍所經。假僕于市。得一人焉。其名曰小張。雖供傭作。手神朗然。性態落托。其家不甚憐之。亦不知其所能也。後都督被論。列歸鄞。恒以服餌吐譙為事。莊居近四明山中。一日。

遇故所善將某忘其名詣莊相訪都督欣然延禮言
談杯酌極相投契居月餘營將偶出見小張在牛背
上了髻布衣有輕薄之態心異之試問知道否曰君
初未嘗知道問我何為近日與主公所談某竊聽之
皆非道也營將因伺間與語參微入妙相顧驚莫測
及叩以至要曰能相師則可授以一二君無仙骨豈
宜妄傳營將遂設拜執弟子禮甚恭於是略授其術
營將：別去握都督手謂曰公家有異人而不識乃
從方士問道吁可悲乎都督曰何人曰牧牛兒小張
非常人也都督大笑終不之信其夕小張遂稱疾從
都督乞一棺都督復大笑諾之曰能化去則真異人

矣何難一棺明日晨起召小張則以五更忽然暴卒
須臾臭敗左右具白都督都督嗟異悔謝不及遽令
人市棺殮而瘞之莊北土岡下將半年矣都督遣幹
力入都門路出東奔天陰晦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
怪之乃詣一處崖谷深邃花木秀異徘徊眴忽聞
經聲遂循聲而往有茅庵在深塢中排戶入看見赫
香案上雲冠紫帔而誦黃庭內景篇者即牧牛兒小
張也幹力怖走謂遇死人小張曰吾得道人也豈肯
死將軍之家適有諸事須保備雜作乃可以釀今限
已滿故來此隱居耳因問都督動定謂幹力曰主公
命汝詣都投書四函諸貴人並已不在某官出補外

任某官病故某官已乞骸骨歸里今日出都門矣某官奉差走塞下總不須往徒勞無益耳幹力不可便辭出門信足行數十里總得上京大路問樵人云約其處乃是東海勞山蓋地仙也比至都諸貴人果皆不在一如小張之言結束行李而還具白其事于都督言小張現在不處都督大驚立命左右開其墓棺中只有牛鞭一根在焉餘更無別物始信小張尸解去不死矣後都督手勒封題兼致信物復遣此幹力入東海勞山却尋舊路都上所見矣吳人章藻少遊都督之門親述非謬

帝索紫金梁

高皇帝嘗燕坐樓中忽見一人冉冉自雲端下近視則羽衣道士駕雀而至金冠星帽駐于欄楯之外拱手而奏曰天帝建白玉殿成缺一紫金梁遣臣詣陛下乞取其長丈餘刻日來領言訖翻然飛去上心異之然未之信也越旬日上坐便殿道士復來曰陛下不信臣言天譴至矣帝已勅雷部將于某日下擊殿角以警陛下得無驚聖躬乎言訖又去無何果有雷擊奉先殿角上甚驚遽勅工師範紫金為梁俟之梁成道士仍從雲中下來上謂曰已成金梁為量盡白玉殿矣汝何計能移之去乎道士笑曰臣受帝命何難歸借用此梁乎其修果往又取之何家木于天哉乃取其梁橫置所乘雀背叱雀一散其

此似妖術也仙師

為量盡白玉殿
借用此梁乎其
修果往又取之何家

霍騰起道士乘之而去遂飛入雲中須臾不見

世廟宮中仙戲

世宗皇帝方屬意神仙之事是時方士羽流咸陳禍福廣說妖祥有楚人胡大順獻萬壽全書一卷稱呂祖所撰得之鳶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大丹用黑鉛取其白中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不老一日上移伏于西內夜坐庭中御帳後忽獲一桃子鮮艷殊常左右咸見桃從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一瓊隨焉由是宮中皆喧傳西王母所降瑤池席上蟠桃其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上諭春官尚書謝

玄告廟旬日之間中外官僚無不止壽稱賀宰臣賦詩紀瑞章奏紛飛于御前矣天顏大悅飄然有驂寫控鶴之思手詔裁報賞賜不可枚數或云祥符瑞應悉是人造宮中戲劇多為此狀也

偷桃小兒

弘正中杭州雙溪公為廣東左布政生辰讌客大會官寮于廣州藩司教樂畢陳歌舞通出忽有幻人詣門挈一數歲小兒求見口稱來獻蟠桃時冬月凝寒索一大青磁盤捧出仙瓊二顆為壽鮮艷異于人間項公曰桃何來曰此西王母桃也適命小兒詣瑤池取之公曰我今日會客最盛凡十有二席能為我更

取十枚各嘗之可乎對曰上清北斗門下有惡犬獠
獠可畏往欲殺此兒甚不易得也公強之再三乞
重賞乃許之命小兒抱木棍長二尺許者十數根一
根之上信手遍接兒緣木直上登絕頂冉冉動搖觀
者怖恐幻人吹氣一口須臾木頂生雲小兒竦身乘
之而上已而身漸入雲中倏忽不見頃之擲下簪子
鞋扇等物幻人高叫速取仙朮來為相公上壽又頃
之見蟠桃墜下止得十顆在地連枝帶葉顏色鮮美
公得而分遺編席寮案無不驚嗟幻人仰望雲端良
久小兒不下忽聞犬吠雲中唁之聲若沸幻人頓
足大慟曰吾兒飽天狗之腹矣言未畢果見小兒手

脚齋所載與
此取何想國
亦猶有此事也
足零星自空而下折肢殘骸殷血淋漓最後落小兒
首于地上其人復大慟之畢彊舉肢骸釘轆提其首
安之初無痕跡復乞重賞諸寮且愕且憐厚出金帛
以酬之各贈已踰百金幻人得金便取兒屍急收拾
入布囊中負于背而去明日有人于市更見此偷桃
小兒還在知其術所為矣

僧中幻

廣州城外村寺有少年僧甚富多私民間婦女幽房
稚齒無不羅致幻人聞之即取所携偷桃小兒呪為
化作美女子容貌可十四五歲衣雖藍縷色艷動人
一日雨後天向暮矣携入寺中叩富僧之門特求寄

宿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老妻又病于旅店欲急往
相看暫將此女寄置一宿明日便來迎取言訖負襆
疾走富僧見女子驚喜若狂乃藏于密室啗以酒饌
誘之淫亂食畢先置女子幃中然後閉門滅燭解衣
就寢捫其體如冰亟取火視則蹙然死矣五更後幻
人掖其病妻同來取女看見女死五竅皆流鮮血群
聚慟哭鄰伍案驗其事甚真共欲縛之于官僧再三
乞命至償三百緡乃止其夜幻人忽遁去衆不能待
即以棺盛女屍瘞後園中芙蓉樹下及舉棺甚輕發
視之唯有笊帚一枝而已覓幻人夫婦已不知所往
後復有人見之都門

幻術如此用
古詩

劉刑部兒

閩人比部員外郎劉庭蕙在燕京郎中時其兒可三
四歲日侍母夫人食一日有奴之平則門忽見兒穿
百結懸鵝同兩乞者坐地駭問之兩乞者逸去奴遂
抱兒歸闔家驚訝母曰兒終共食何遽作此狀余父
亦曰我適從內來見兒與母共食安得至此即令婢
僕于內覓之不見是午共食兒蹤跡杳然都亡所有
第以衣襪擲僻處耳大駭詰其故兒曰兩日前立于
門首被兩乞者持去堅留不放兒憶家賜斷矣方知
在家共食者蓋其神魂也此數年前事

吳叟遇仙

蘇州山塘吳梅鄉生時龜背雞胸不能俯仰一日有
全真過門出囊中大膏藥二片與貼不求一錢自是
背背俱平至今不老

蒞任青城山

世廟時顧文康鼎臣扈蹕出狩途中夢游西山聞呵
殿聲見所具威儀多霓旌羽蓋不類大寮既至則仙
官衣彩雲帔乘蒼鹿以行視之乃徐禎卿也問何往
云蒞任青城山問何職掌云典仙班祿籍弇州公亦
稱頌太保三夢迪功為第二殿帝君也

雲中画舫

隆萬年間常熟縣百姓張乙採石虞山之顛俄望紫
雲一片自西南隅氤氳而至鼓樂之聲殷然駭空見
彩画花舫數座次第蕩漾于雲端中有仙姝數十人
列坐珠簾下綃帔霓裳容華絕世兩傍持篙往來者
並黃帽長鬚人也江濤之聲渺在銀漢久之其雲度
城而東舫亦漸隱沒張仰視移時目所未覩不覺
驚仆岩下食頃乃甦

繪園第三目錄

仙幻

青丘子

花籃道者

將鬚人

玄符先生

飛神武當山

青溪道人

夢召散水珠

魏左二公

西角頭幻戲

南屏寺幻戲

玉峰老人

赤松子遺藥

羅浮隱者

馬西風

白崖老祖

范了髻

金竹

紫溪先生

石梅道人

髯道士攝李月華魂

楊太真

桂花仙子

棘朝後王妃墓

沈休文女墓

紫霄宮道人

孔道人神筭會禪師立命

北京神相

繪園第三目錄終

仙園第三

仙園

仙園

仙園

仙園

仙園

仙園

仙園

繪園第三

仙幻

青丘子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青丘子者不知何所人也俗或呼之為青丘先生隱
于武當山遊行天下已久見者終莫測其年代嘉靖
間有丹谿生姓王名生好尋名山博採方術有高蹈
遐舉之想偶因秋晴游縱誤入一山谷僻處見林壑
深秀隴徑幽委不覺愛玩忘歸遂窮其跡踐丹危履
翠險或下或高且數十里隱映若有洞門洞在斷崖

絕澗中水流花開風氣如春似非人跡所至徘徊良久忽聞洞中酣睡之聲披榛竊視一白髯老父枕石而臥鼻息如雷狀貌奇古而衣冠杖屨瓢囊並仙家裝束生察非非凡也屏息竦立伺其寤急趨下拜老父驚問到此之由具告所以賜胡麻飯與之食謂曰世人不信神仙汝能冒險至此真可教矣然兒之先不聞有七世祖王重陽者乎生曰父母早喪親族凋殘莫知祖先踪跡矣老父曰吾即王重陽姪也兒好道以明年八月十五為期待我于西蜀琵琶峯下今日方與南宮列真期會此境騎衛須臾即來汝乃凡夫穢濁未除必遭仙譴可速尋歸路出去遲則虎狼

立至無噍類矣生便叩謝而出踉蹌下山微聞簫管寒亮雲端疑是羣仙赴會洞中奔馳不及逾五日始得達家詰之于人其先代果有重陽尊師道成仙去生則其雲孫也生自飯洞中胡麻腹常不飢顏色益少轉盼間明年中秋近矣遂與家絕結行李而渡江然不悉琵琶峯在蜀中何地憂惶靡寧莫知所屆一日忽聞舟中同伴朗吟七言詩中却有此峯名在亟問其處吟者曰此即巫山十二峯之一也生喜不自勝旅懷頓放有頃舟過巫山下因告舟人脫帆登岸與同伴各謝別而去求尋其峯積日始到至中秋前一日晚露宿峯頭以候仙駕遲明望見凌空跨

窈而來者白髯老父也。就地瞻仰作禮。父見生已先在。笑曰：此兒大佳。真有心之士哉。但汝骨格未就。因緣尚隔一塵。今生止可學劍仙之術。遊戲人間。吾非汝師。汝師是青丘子。見住武當山中。却歸往尋。必得其真傳矣。生臨別拜辭曰：不審青丘先生居于武當何峰。願先垂告。老父曰：六株松下一茅庵。即其居也。乃辭出山。復附他舟入楚。總經信宿。已達江陵。尋復抵于襄陽之武當山下。負囊獨上。緣磴躋攀。日向晚矣。忽見岩前蒼松六株。果有茅屋數間。在焉。煙蘿四合。仄迳微通。叩其門。良久始遇童子出。而延入。仰視青丘先生。秀髮龐眉。倚樹而嘯。謂曰：爾祖玉重陽使汝來也。拜罷。趣遣沐浴。畢。令住菴後淨堂。中給使。堂中有葉鼎。高數尺餘。周遭封固。紫燄火騰。照耀林壑。生至。第教以守爐看火。添縮薪炭。不得擅離。妄視而已。每晝。則有玉女持稠膏一甬。投鼎中攪和之。鼎中聲類霹靂。匝半。則有青童復持稠膏。依前次入。其數滿。澆如舊。此堂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應。日以為常。生偶問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對。先生已具知之。愠怒詬責。便欲驅逐出門。衆相跪請乃止。後遂不敢發問。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計可六百餘斤。分而為二。又析之。至七八斤而止。移貯大磐石上。搗之。晝作夜息。漸薄。因成鏡片。擇甲午丙午諸

日鑄成六劍。懸于絕壁之下。以飛瀑濺激其上。日月之光華燭之。歷經旬朔。劍質始柔。此六劍各有名目。先生舉其一昇生。令童子開其腦後。臂間藏之。亦無所苦。却令齋心七日。盡傳擊刺之祕。命生往青城山中。結茅棲止。誠無輕用其劍。第一不得作世間非為事。自奸天誅。又以其四分授二青童。二玉女。其一自佩。於是使生下山。生住青城山。一年後。又却來尋至。則室廬如故。門戶緘鎖。寂無人在。問山中道士。道士曰。青丘先生去且一年矣。生慟哭而還。忽行過荆南。見先生混迹乞者之中。乃相隨同去。不知其所之也。世傳丹谿生鑄劍經。僅二十五紙。即是青丘所傳古

本矣。有人曾見此書。

花籃道者

隆慶

年間常熟縣西北區舡底橋徐家

其先施舡為橋有耕

夫徐四郎晨起負鋤出門。見一道者秀眉長髯。持曲

竹杖。頭挂藤絲水火籃。中盛帶露百花。詣門從四

郎乞施新履。四郎曰。某田家。止有草屨。敝則棄之。將

何奉乞。時四郎有女未嫁。年可十七八矣。病黃。喜食

茶葉草紙。面浮腫若金色。方映門而窺。忽聞四郎拒

道者言。遽止之曰。父生辰將近。兒私製綠布履子一

雙。為壽。夜來燈下方成。今當撤以施道者。須再製無

難耳。四郎見履新好。不肯施。其妻傳玩。亦有難色。獨

此女在房內固請施與。四郎強持出以贈道者。道者曰：聞君有女病黃，當為治之。因脫下花籃，摸出一小青餅子，內有膏色碧而瑩，挑兩匙于瓷甌中，教其所服之法，謂曰：服此不但萎黃可祛，便當一生無恙矣。其女出拜謝之。道者竟留履子于門，不受而去。女令其父急持履子追送之。四郎挾履奔馳，見道者徐而行，常在面前二十步，追不能及。頓眊之間，已失道者所在。徧訪前村鋤田人，並云不見。方知仙也。四郎罷還舉家懊嘆。女急取沸湯調葉飲之，奇香滿室。俄而下赤頭虫如指大者百餘，其虫並有鱗鬣爪甲。積歲之痾頓除。明日於鏡照之，容色美好，非舊矣。此女

嫁于人，尚在高承先記其事，為人說之。

將鬚人

王吏部穀祥之曾祖電目，異人也。精于相術，早起行過張王府基上，遇見一全真，箕踞大樹下。王翁訝其道貌殊凡，數矚目看之。全真語曰：汝看我何等人耶？王翁曰：清神骨清，好像仙人。全真起而將其鬚曰：老子莫胡說，歛去遂失所在。時翁年近七十，鬚眉皓白。及遇此人而歸，兒女皆失笑。亟取鏡視之，其上寸餘手捻處已變為漆黑矣。後亦竟不改色，以壽終。據太原徵君云：是國初王仲光事，非電目也。煙霞小說記誤未詳孰是。近見一書載善相遇仙人將鬚者，號偏鬚子，姓許，後入終南山。

玄符先生

玄符先生別署寒陽子。自幼出家雲水。受谷神子之真傳。發明內要。凡修身延命之術。無不研討。窮年累月。坐破蒲團。乃得氣凝脉住。神明洞然。後遇習虛子。傳授淨明忠孝性宗派頭。因此猛奮知識。當應代補元之任。游行人間。以度志士。然人莫窮其年壽。六不測其住處也。嘉靖中有婺人胡清虛者。家于樊池。號樊池子。少為縣小吏。故少保績溪公宗憲。擁旄浙右。權震天下。清虛給事幕府。傳呼使令。頗稱敏捷。是時鯨波清海。宇謐少保。頗興髀肉之歎。一夕沉醉倚胡牀。而大言曰。世界承平。將高鳥盡。而良弓藏矣。回顧

左右。獨清虛立于後。驚訝曰。汝在此耶。明日密緘。手札半幅。勅清虛亟往投錢唐令。乃是授意于令。使其杖殺清虛。令精察人也。發緘覽畢。納諸袖中。瞪視清虛。為人端雅。憫然顧之。遂屏兩傍人吏。召而訊曰。汝得何罪于幕府。令使我杖殺汝矣。清虛應對從容。顏色不變。告令曰。實未嘗有毫髮忤犯也。豈昨宵醉後之失言乎。惟某得聞。獲譴死矣。因具述以告令。令曰。是矣。汝可速受姓名。遠遁。不得復還家。戀妻子也。清虛涕泣拜謝而去。明日令入見少保。少保問其人在。令曰。斃之。杖下矣。清虛既脫斯難。狼狽出杭城。易姓游江淮間。思尋訪名山。遇異人。凡數載。一無所遇。

流離顛沛苦不可堪後聞少保已薨事達人亡乃復
還浙之婺州問其家骨肉淪喪都盡故居已再易玉
驚頓之際不勝悲涼因訪親近之居鄉者暫依棲止
偶于觀星臺下見一老人赤腳蓬頭布衣瓢飲視其
鬚髮皆鶴而貌如桃花知是仙流傾心歸向叩之乃
即玄符先生矣老人曰我故寒陽子也欲度世間有
心人耳汝歸鄉志二俗情未除豈可求長生之道哉
清虛叩頭誠祈願終身為隸于左右老人知其志篤
許而留之遂挈入湖平山中草衣精舍不數月間又
携之浮蘭江登爛柯山直至閩中尋金粟洞復經廬
陵之玉笥山南度庾嶺過襄陽到武當山上止于紫

雲回又還廬山火廩游歷數年詔受道要晝夜精思
無所不到始得發明性命歸源之奧所傳皆清淨上
夫也數年間有人見玄符先生與樊池子於蜀中兩
人如孤雲野窟容色不改皆云未嘗死也

飛神武當山 裴慶遺事

世知 肅皇之代宜降神仙蘇州裴慶者織机為業
因婦有外行棄之行乞夜宿于懸橋巷中一日乞食
而還時吳城大雪數尺忽見路傍一處蓬席之上輒
無分寸其氣如蒸怪而疑之竊啓視則六七乞者在
焉慶便入拜稱曰下界愚民稽首大仙衆乞搖手笑
曰子痴矣吾屬乞兒也何知神仙事乎慶再拜叩頭

不已伏地如故。彊乞破甌中殘瀋，噉之以舌，舐盡歸而身輕如飛。攀墻援樹，幾欲凌虛直上。鄰里聚觀，叩以方來禍福休咎，言無不驗。合郡肅敬，如事神明。有親故入楚，登武當山，禮玄君，路遇慶下山，輒附信物將歸。此人後還，訊其家，云寄至已久，驗其日，即此人上山日也。鄰里咸謂慶終日行乞在吳市中，又嘗到人家，何曾遠出走視儼然，方知武當山中相遇，是其飛神所至矣。又張真人嘗遇之武當山上，問姓名，答曰：我姑蘇裴慶也。真人視其足躡虛而行，異之。至姑蘇，求覓不得，慶已在驛夫中矣。真人跪請不已，乃踞上坐，劇談至夜分，隱去。後夏閣老言：再應召北上，來

叩慶曰：陛下賜汝一車斤，夏誤斤為金，時以為妖妄。後乃知夏公當斬，故拆其字示之也。世宗皇帝下詔訪求慶，一日，擔街頭破草鞋，壘成小洞，方廣大餘，端坐其內，扃塞洞門，吐火自焚其身。吳城居民共見，烈燄中裴仙人騎白雀一隻，昇天而去。

青谿道人

嘉靖初，有青谿道人，諱智，失其姓，書中稱弘農疑姓楊也。善九轉還丹之術，自云得南海王神仙斗篷祖師之真傳。後又受旨于衡山清風子，皆不知何時人矣。山陰祝生良柱，少年嗜黃白之事，棄家隱於安石鏡山下，依其母舅高氏以居。羽流道者過其門，無不

留連款接嘗從方士李鍊丹遂鑄鑪鼎爨薪鼓鞀以
為黃金咳唾可致積數年而終無制伏工夫下手妙
理丹卒不成其後母舅自楚中罷官還祝往謁之偶
見敗篋中一鈔本方書糜爛殘缺不滿三十紙其理
深玄炉中造化之真机燦然大備印之平日所得亦
略相符祝生自幸見所未見也嘗因會客談及獲書
之奇座人驚曰願聞其說生曰某母舅高公名尚桂
嘗為湖廣德安府應城縣尉時京師布令天下縣圖
購募妖僧曾廣高公職掌巡捕都御史委之緝獲責
期必得一日過遠鄉市鎮上見有全真道人醉倒路
傍遂命停車遣人推求廣形面上眉心有黑痣一點

今驗之非是全津邏徧身搜摸曾無寸資問之酒家
云此道人常日以銀一小錠止重七分來買酒肉湯
餅恰穀一日之費其明日亦如之今早誤付兩錠某
倍與之飲食以此大醉其軒如雷高公命左右共呼
之而不寤有人于其胸前檢此本乃是虫蝕文字中
多眼科方兼画人眼形于上方不計其數高公不知
何書收貯行李因語酒家主人云此全真酒醒便可
留任店中往還以半月為期主人唯唯而退高公既
去道人亦醒不問亡書之由酒家以官人有令固留
之道人云若然則汝出酒餽供我：已無金矣酒家
不得已款待如故忽見梁上失去羸肩一時疑是道

人所竊。主人翁媪交謫于內。道人聞而大怒。詔責主人。惶恐無地。隔一日。道人忽腹痛而死。尋即臭爛。蛆流。主人翁媪恨不自勝。市櫛儻舉。聚鄰里瘞于鎮南之平岡頭。半月後。高公奉差還縣。道經市鎮。召酒家至。烈聲罵曰。命收汝留全真。何為繼之。令其使酒亡狀。辱我于道上乎。主人泣曰。飲食湯沐殮葬之費。並出明府所賜。若不敢言。高公曰。昨過大洪山下。全真向吾馬前大罵而去。遣伍伯收之。追不能及。奈何以死相誑。主人云。現埋此地。高公遂召鄰里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羸肩。已腐臭不可近矣。即是酒家前所失者。方知其託形而去也。按其書末云。世廟

十年。劍槎市西弘農青谿道人智讓。有彭祖蒸臍方。呂仙助容丹。造逡巡酒方。神仙延壽丹。還少丹。打老丸。諸方不可尽述。其金丹妙訣及歌文多不錄。其詩一首。詩曰。一粒金丹透碧天。黃公姪女結因緣。五行制伏分天地。八卦昆侖列聖賢。造化一團爐內雪。乾坤千朵海中蓮。世人識得如斯語。隨我來朝玉帝前。

夢召散冰珠

萬曆丙申年間。有越中士人。不記姓名。益落魄。不羈少年也。嘗讀書山中。一夕夢黃衣使者來召。云是天帝有旨。隨其行為風煙擁而去。逡巡便到帝城。乃在

最高山絕頂上宮殿鬱鬱如雲氣中采繡雕鏤不可
名狀屏風壁帶悉繪鳳鸞旁有數百仙童玉女皆九
髻綃衣執幢節而環侍階前花樹並琅玕珊瑚之屬
丹枝翠葉交燦于庭見金案上有大碧玉盤十副其
中悉盛冰珠瑩徹有光帝坐紫綈帳中傳呼甚肅召
玉女兩人捧玉盤出命士人立殿前盤石上取水珠
撒于下方士人視其汁可數斗許心計無奈何急用
右手握而撒之夢中自覺凜凜殊常肌膚生粟手指
欲墮帝勅左右垂火精簾于殿門以障其後簾既下
則衣裳中漸有煖氣而寒威解嚴久之撒未半聞天
鷄鳴俄而下界之鷄亦亂鳴士人求歸甚哀甲士怒

叱被推仆懸崖之下陡然驚覺右手五指凍落如斬
楚不自勝時天向曙僮子開門出視則積霰盈庭矣
其年冬江南吳越間大雪數百里河江膠結舟楫不
通士人既廢其右手飄然有棄家雲水之思不復以
世事挂念竊慕西蜀山川適有親故宦游其地因探
而往焉舟行至蜀日晚維梢士人見春光韶媚山氣
幽佳躍而登岸微窺鳥徑誤入其中真仙境也於時
澗花襲馥風籟瀉空煙雲濯鮮泉石互激徘徊愛玩
之際不覺攀躋深矣舉頭忽見大樹下有女郎二人
對坐石上神姿端妙絕世少双解后其人如舊識相
謂曰郎君非紫皇殿前散冰珠者乎士人曰唯唯惜

然未曉何人追憶夢事。慘傷之極。因出其右掌示之。二女郎曰。無苦也。兒有軟玉。請為郎君續成。遂出五采囊中白玉一片。質甚柔。兩人解巾角小刀子。齊手切玉。勻作五條。短長類指。大削空其中。倉忙琢之。見下刀如泥。俄而指就。令士人合眼。須臾以五穴孔續入。新指。瘥上傳以神膏。滑如飴。有頃連接。都無所苦。屈之成節。按之有声。遂堅固不脫也。二女郎令士人開眼。笑而謔曰。將不弄假成真耶。然吾玉不可妄得。是上清希世之宝。價倍世間溫涼指。子勤修道。庶足以當之也。士人再拜謝別。二女郎各械所剉玉屑一裹。餉之作糧。殷勤送出谷口。士人迴顧如夢。但見荒

崖斷壁。向之靈境。都無所覩。遇一行脚僧到。問地何所。僧曰。此岷山之第一峰。青城山下。道書所謂第五洞天也。問何處。汗流若此。僧曰。六月不汗。待何時。汗乎。士人驚異。具述登岸歲月。已逾二年。又問親故官跡。離任且久。狼狽附他舟而還。時方盛夏。日含裏中玉屑。味極清涼。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士人途次無聊。尋思二女郎容貌。死是當年夢中所見。玉女捧冰盤者。始悟神仙續指。非凡人也。夢于彼而遇于此。異哉。自尔右手之屈信舒卷。無異左手。但漠然不關痠瘠矣。後來尋道流共入天柱山去。不復出。方外芥舟道人具陳其事。珠

魏左二公

萬曆初年間有河南人魏公失其名號廓庵道人年可七十餘矣其徒左公名兼號荆山隱者北直隸真定人也年少于魏數歲兩人時游京城皆莫知其甲子通于變幻奇怪恍惚不詳何來山陰祝秀才父號鳳臯子素好步虛隱形長生洞視之術入京訪舊遇見二公私竒之然未信也一日三人相約出遊西山絕勝處所行道非所曾經半途二公盡發其行李還城時日向暝矣但聞鳥聲不遑人跡祝頭上烏巾輒為旋風吹去惶惑殊甚二公相語亟行莫慮兩人挾之疾走忽轉而北又轉而西指眇之間不覓隱

隱有人家燈火指謂祝曰此非絕勝處乎既至則石梁跨澗屋宇森沉叩門良久僮子始開見一少年紫衣公子下階延三人升堂坐定叙話頗加敬焉具茶畢邀入中堂則欄繡箔紅亭碧榭水出洞口雲生樹中蓋靈境也詢知魏產洛中左燕人祝越人即戒行厨設三大都會飲食水陸珍竒無不畢陳又命出女伎奏樂音皆清雅祝諦視向所失烏巾宛然挂于胡床角心大驚疑公子命侍兒送巾還客酒罷備湯沐浴陳設衾裯亦極炳煥祝中夜寢不敢交明日天未曙促裝出門不告主人而去方行十餘步二公引祝登高岡令其回視笑曰夜來觴酌之地安在祝遙望

周遭惟見丹崖繡幃。灌莽荒煙向之樓閣臺榭。一亡
覩矣。祝念昨宵之事。不知何等。低徊良久。默然而行。
魏公懷中出一小枣。長寸許。與祝嚙之。覺了不飢。復
令閉目。兩人各于衣袖中共摸出三蹇衛。形如紙翦。
取水嚙之。遂化成真驢。馳于路側。兩人跨之。使祝開
目。亦乘其一行。甚迅疾。忽如睡醒。不覺已及順成門
矣。二公于是呼駟至前。復取水嚙之。其形漸縮小。
次第走入袖中。祝目擊其術。始大駭異。雖深加勸重。
不測靈怪之理。為左又善鑪鞴術。試之神奇。鳳臯子
別去數年後。有人見之華陰山中。兩人常先後同行。
或云尚在世間。不死矣。

西角頭幻戲

已下二條
皆曾廣事

萬曆初年。懸圖購募妖僧曾廣。後聞曾廣是道。非僧。
寔有奇術。世之隱遁仙人也。初未嘗聚眾舉事。乃左
道淫邪之徒。聚眾舉事而敗。偽託其名。以鼓愚瞶耳。
及收真曾廣至。訊驗不服。司法官強伏其辜。詔下。
官吏衛士與伍伯持兵伏者數百人。將廣詣西角頭。
就戮。看者圍繞數千人。徘徊之間。漫起青氣數十丈。
橫亘天半。眾奔仰望。隱影而去。惟繩縛存焉。不知廣
之所之。京師震驚。忽刑部守門吏奔告尚書堂。上有
曾廣倚柱而嘯。手作反接狀。眾聞惶怖。于是禁衛巡
徼蜂擁而入。果得廣。衣飾狀貌無異。尚書大怒。促左

右百騎押赴市曹不待時而決及出部門蹶然倒地
掖起細認乃即守門吏之父也守門吏詰問之父自
唾其面云本在室中炕上假寐不知何由到此尔何
故領爾許人來縛我衆察其精神猶矇矓如睡中時
江陵當軸聞其事遣之密令出他囚論死者戮于市
取首以獻朝廷祕而不言三日後有人更見廣在順
成門外看戲劇且頻上酒樓吟咏自若見者終不敢
言之厥後稍弛于宮禁天子冲聖亦悵然知廣
化去不死矣

南屏寺幻戲

杭州西湖之淨慈寺一名南屏七八年前有書生四

人肄業僧舍忽一日見遠方道士荷杖而來道貌奇
古鬚長尺餘黑如漆與之語古今舊事無不通曉共
相驚嘆留于僧舍食之與一室自啓閉書出夜還凡
經兩月求去因語四書生曰貧道久寓于此費諸郎
君薪水不貲今方告歸棲眷如何明日請張筵作別
兼有薄贈衆皆笑心計道士不持寸貨何由設讌召
客謬許之至明日天色且晚視道士猶未返寺也共
以為妄頃之至矣然了無作主賓意四書生謂道士
曰某等枵腹以待師之盤筵不下晝當卜夜乎道士
曰無憂也乞郎君盡數將禁書檢束虛其室鑰以誤
之時謂善戲之言益不信具如所教句當訖俄而道

士與四書生攜手間步不覓行至雷峰塔下從倚半
晌忽謂四書生曰計此時薄設將畢矣盍及乎衆應
聲而退入寺隱隱聞笙歌鼓吹之聲不知何等漸近
則即其室也啓戶視之綺筵羅列水陸畢登器物金
銀犀玉之屬目所未窺歌童舞女遞進于前幙帘茵
褥華煥無比四書生大怪之竟席不安因敢下箸道
士飲噉如故夜半方散道士乃撤其銀器分遺四書
生曰用酬向來雅意不足謝也四書生即便下拜啓
曰不審尊師復何姓名願垂告示道士曰即君寧不
聞世上有曾廣乎曰聞之道士曰我即廣也四書生
曰江陵購廣戮于京師廣則死矣何至今日尊師復

稱為曾廣耶道士曰妖民為亂誣及某耳某不出世
人不知曾廣矣夫得仙道者後天地彫三光劫數災
厄所不能害况兵刃之屬耶爾時某既隱形而去江
陵知不可得遂出一獄中死囚斬之以立威教欺天
下耳某則曾廣之本身也憶長安市中遊戲不覓五
六年来真如夢境矣語畢四書生復下拜曰不知尊
師是神仙也寧有變化之術指示吾曹一二乎道士
曰唯唯即下階負牆而立却逸入壁中去莫知所向
衆相聚看壁移時迴顧室中向之盤筵歌舞寂亡見
矣視所撤器皆燦然真金益大駭愕明日報杭城傳
金吾家讌客伎女無故仆地病如中瘧怪風驟起客

皆逃散迨至夜分伎女方寤席上失去銀器多少懸賞捕賊四書生急渡江變易其器無從踪跡有人親見書生祝說之也

玉峰老人

玉峯老人姓王失其名不知何來嘗僦居京師象房側楚人兵部王員外止之官邸中叩其秘黃白之術最高惟以交接補導取精玄牝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數娶小妻並好女輒棄之經歷四方年多人皆竒其不死諸少年嘗構之以禍長吏械收繫諸請室時比部嚴郎中知其有術力為之庇得從輕釋流海外官鬻其妻娶郎中陰令補值領去其後郎中為閩南太

守挂剋婦吳門曾遣人推求蹤跡老人直至吳下郎中益竒待之諸公書幣相屬略無所受旋亦告別視其襟中不畜一錢也而資斧未嘗困乏有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然老人多變怪之事能撮土掌中捻之即成銀居京師時遇相識人至向地拾小泥塊為丸用紙裹好送之曰無他相贈將意而已其人還自邸舍解出裹泥已爰上金光燭一室人家或請老人會同飲酒見盤中所釘梧子榛松之屬戲裹幾粒以貽親知隨核大小悉化銀珠矣若還貯于盤中復如故噫自古神仙煎泥成金未聞有靈幻如此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也玉霞子語余云老人每出不持資糧還

居京師則飲食居處妻妾僕從皆事豪奢與富人無異不出三年數易其處人以道叩之則曰我無道也世傳其二百五十歲矣長安諸貴人甚尊禮之而不待一言楚人祝石韋受其傳嘗曰玉峰老人豈止二百五十歲乎是周秦以上人也玉霞子又云此人忽老忽少顏色一日三變早起則枯瘠若窮餓人少頃則龐髮秀眉常如童子顏色午後則轉為美少年可二十左右許人皆以為得老彭補腦還元之術以此見駭于世矣

赤松子遺藥

相傳福建將樂縣玉華洞中一石函內有五色石丸

光瑩圓潔大如梧桐子不可筭數俗傳是仙人所遺藥丸也有道者得入而取之旋取旋有相沿至今未嘗闕乏肉人往取多不能出按玉華洞在天階山下赤松子採藥處也豈即松子所遺藥乎

羅浮隱者

萬曆近年間有一道人云自嶺南來號羅浮隱者數往來江南諸貴人家飲酒啜麪肉如常人而獨無溺矢諸貴人使從者潛守覘之竟日不見其溺亦未嘗如廁也無不驚異後將西歸羅浮至京口宿于食店店人惟供設諸商賈人而不顧隱者隱者戟手大罵遂出杖頭錢別買穀膳取酒一斗連啜恣嚼凡盡數

器而臥。此店人忽稱腹漲如廁洞下不止。展轉告急。幾不自持。諸商販人共驚異之。登樓見隱者方枕一酒壺。眠熟。疑其呪術所為。再三呼之。乃起坐。衆曰：主人腹疾。先生豈有藥治之乎？隱者大咲曰：吾飽食。故遣無賴代起溺矢。與作小劇耳。令他日更莫慢客也。于是諸商販人為之謝過。須臾店人腹中平復如故。

馬西風

馬西風者。不詳何自。或云得道仙人也。永新彭明府少好道。不樂為縣。解官歸雲水羽流。居常滿座。一日有花籃魚鼓道士闖入其室。彭遽起延坐。徵姓名。道士曰：我馬西風也。籍甚道名。願承眉宇。故來覲耳。彭

頓左右進茶。道士曰：貧道從武夷山來。攜得旂旛數葉。烹方熟。請出奉餉。取懷中葫蘆瀉之。香茗二盃。甘冽殊常。兩人飲罷。彭頓左右置酒。道士又曰：酒亦貧道所有。是湘水造成。鄙醪酒也。別注一壺如雀股。傾之不竭。搬出葫蘆中有核種。並珍怪之食。彭大驚。至暮告別。固留之不可。曰：子所交者非吾侶也。能從我游。請以明晨會于某坊可乎？彭許諾。道士忽擲杯梁上。化為雙燕。飛鳴啾啾。衆咸駭視。回頓座中。已失道士所在矣。彭自以得遇真仙。大喜過望。通夕不寐。辨色而興。如言訪之。道士已先在坊下。頓而謂曰：子真有心哉。趣與俱行。可數十里。終至一出絕處。衆

香石翠花媚草。望見繡嶂丹崖，高出天半。彭心訝其非世間也。忽起家念，告道士曰：某來時未與妻子言別，師能容我暫歸乎？道士長息而語曰：信哉！凡夫之難度也。子歸則歸耳，何云暫耶？彭叩頭遜謝。道士出囊中紅霞米二升，賜之，誡曰：煮三粒作湯，可療百病。勒行施捨，慎勿秘惜。米盡，則子遷化之期也。言既瞥然，隱去。彭乃悵惘還家，以此米施人，最多靈驗。壽至百餘歲，米將盡矣。呼家人治具，邀親昵賓游讌。會數日，沐浴衣冠，與衆辭別。俄聞堂中起異香，風普越，遂端坐而化。楚人王兆雲記其事甚核。

白崖老祖

白崖老祖者，雲南真定府人，故軍民司土官也。能取水銀吞服之，運自己真鉛真汞，內鍊成丹，經三日吐出，每兩加赤銅三錢銷之，燦然上金矣。此丹銀與外丹假借藥物火候工夫者不同。第未知五百年後變否耳。闖人陳履吉，或稱是故尚書，嘗棄家從白崖游，隱于雁飛三楨嶺。即閩索嶺至今尚存萬曆年間，攜里朱九成時在彼，因詣白崖問道。白崖憫其游薄，思以拯濟，令致水銀一兩，九成既市水銀，三度進之，一嚙而吐還。時已成小餅，甚堅如石。碁子許大，果好銀也。後所求太多，怒其貪，叱而遣去。是時老祖受沐府供養，計年八十餘矣。

金竹

金竹者常熟縣西湖南人也常夢游一處沿溪數里
花爛開風景幽奇復異人世溪行盡處有高山峰
巒秀拔儼然畫圖山之曲石洞在焉其中嘉禾交蔭
美箭成林掩映樓臺都隔流水視其所陌路樾又皆
宛若舊識竹心怪之俄入一茅廬房櫳甚潔堂中有
春帖子一聯題曰流水桃花仙路杳白雲紅日洞門
長細玩之恍是竹前生手跡既寤便大慟與家人及
鄉里別而去不知所之萬曆間曾玄中有為諸生者
特往踪跡見之于終南山張秀才應遊說

紫溪先生

柴紫溪先生者崑山人大京兆柴黼仲兒也生四子
其年四十三歲一日之間三子相續而亡獨存幼者
尚在襁中因茲痛憤不勝便棄妻子出家竟入終南
山家人每歲餽餉不絕後盡却之誠云此中但少沙
糖二三百歲老人多嗜之相為致少許餘無所需也
其家載糖果數車給焉至則分遺山中道侶後以為
煩亦併却絕停數年襁中兒已長大為諸生特詣終
南先生見即謝去明日人與庵皆不知所在兒無以
尋求為自爾絕跡余師耆宿章程說之

石梅道人

弘治間常熟有陸大恭公潤者為溫州守有聲御史

為之豎五馬坊于門。少時間行至虞山下，遇一道人，坐青荷葉上，傍故有枯梅一株。此道人立，呪之，開花滿樹，潤大驚，拜之，遽折一枝以還。有頃，失道人所在。明日與朋游共往看花，亦亡所見矣。其地遂名石梅。在初平石之西，亦章程先生說。

髯道士攝李月華魂

萬曆庚辰北直隸順德府理刑署中書記王沼家居鄉墅，落魄花柳之間。有角妓李月華者，京師教坊色藝雙絕，因避仇，潛居墅上，與沼往來情濃。沼常服役府城，多歇道觀，遇雲水髯道士，姿狀高古，姓名不定，亦在觀中旅泊。一日天暮，月光皎然，沼貰酒與道士

歡飲，迨夜分矣，忽思月華欲詣其家，暫與道士取別。道士曰：夜已央，君不能去也。且李娘此時赴側近貴人家陪宴，某為君邀至可乎？但不得妄與酒飲。則敗吾事矣。約束殷勤，沼亦許諾。道士乃以手按沼頭，着壁閉其兩目，口喃：讀呪文。呪已，方便開目，趣炳炬照屏風外，見月華冉冉自樹影中來，形貌裝束宛如平生，手携琵琶而至，便命促席並坐，弄絃成曲，彈出湘妃怨，淒然竹枝娘三之聲。道士起而長嘯，引以相和，其音清越如黃雀啖空，漸遠而沒。月華于座上數目，王郎不已，沼亦凝睇久之，私視其懷中琵琶，乃紫檀槽，邏背刻濟陽秋三字，宛是李家故物也。訝不

敢言。彈竟已是四鼓。月華告歸。既行至步廊下。召強持一危。往灌之道士怒曰。若病狂耶。頓忘前誠乎。連催月華下階。推仆于地。化為烟氣而滅。召快。益怪其事。目睫未交際曉。還訪月華。不辭道士而去。及門。月華尚未起也。視琵琶歷然在壁。問其晏眠之故。曰。夜來夢中見天使追去。玉虛宮仙官命錄奏樂。驚不自持。卿何為亦在座。得無以人命戲乎。方知所攝者李姬之魂也。召悅。但移時重訪道士。杳不知所跡矣。海寧陳太常與郊。時為順德理。話于座人。

楊太真

毘陵胡郡丞澄。自言家中書舍。夜數有奇香異光。仍

聞管絃歌舞聲。就視都無所有。但見花陰月影而已。如此者經旬。其後家人于隔牆引梯而望。隱見堂內銀屏珠箔之下。坐一神女。容姿曠世。侍衛者二十餘人。皆麗色。乃大駭。足戰而下。明日開戶。寂然。舉頭見七尺絹素屏風上。有畫楊太真唐宮夜宴圖。問之。張平山畫也。衆僉謂曰。是矣。撤去。收篋中。其夜遂絕跡。青瑣高議載宋人秦子履所誤溫泉記。以今徵之。似非荒唐。

桂花仙子

錢塘一士人。少年狂蕩。其妻早亡。獨居廓處。偶于市中購得唐解元絹畫桂花仙子圖一軸。懸之書齋。日

夕倚案瞪目注視念欲得嘉耦如圖中人凡園有花
果必採擷以薦一夕有女郎年可十六七容顏姣麗
裳衣輕妍後月色中來士人詢其居止笑而應曰家
在墻東士人心意東鄰無是子也但貪慕艷色狂不
自制擁之入帷妖態橫生曲盡歡昵凌曉趣辭去定
昏之後復來自是夕夕無間每至則空中起灵香枕
席皆芬時說蓬萊閨苑之事士人頗訝異之經數旬
而內外親表及臧獲輩竊倚聽穴壁而窺乃絕代
姿首世所無也驚為狐魅之屬乘士人他出陰引南
昌道士來治之道士吐匣中青蛇遍索因指此圖謂
曰非爾為崇耶可嘗吾劍忽應曰身是崑崙山女與

此郎有累世姻緣是以暫諧纏纏耳鄉有何禁術而
欲制我乎復語其臧輩獲曰君家如此行徑不可留
矣其聲若出畫中也語未畢道士裂睛上視持劍自
抵其胸反走出門家人忙怖號叫急謀焚毀此畫俄
頃晝晦忽有怪風暴起雲埃四合弥漫一室移時朗
然閱其像神如洗矣隱隱漸失所在久之空軸而已
里中數歲小兒並見綃衣神女羅襪行空而去士人
婦驚訊其事方悟神仙之遊臂粒衣香氤氳不散者
經月悽戀宛轉凝望無聊廣延畫師好手數十家重
寫其真莫能髣髴於是乃止終身不復琴瑟為好事
者賦無題數章紀之余記其一詩曰玉京仙路杳冥

冥鳳折鸞飛去不停波。盡雲軒何日返。教人遺恨失丹青。此于唐小說中真。避劍及黃花寺壁。寧王畫馬化去之事。千載合轍矣。豈解元之畫神妙通靈。一至是乎。張文煥秀才親見其事。說之。

陳朝後主妃墓

萬曆中江南大旱之歲。丹陽縣開家湖水涸。居民刈藁其中。鋪下鏗然有声。深之三尺。掘得一古石函。中有沉香棺木。懼不敢發。仍覆焉。其家五子。延姚江老生為師。密謀于老生。發之既剖。見棺中一美婦人。開目却活。肌膚容貌儼然如生。殉物形製都非近世。有而指甲與髮纏繞。徧棺矣。惟衣服觸風成灰耳。自

稱是陳朝後主妃。葬于此。鍊形千年。命合更生。不知今何代也。談說亡國時。歷。可聽。欲振衣而起。眾以為鬼。乃推刃戕之。歎息而絕。推尋其墓之側。有古碑在。老生驗之。果然。後為隣仇所發。縣令取丹陽志考求其地。委有陳後主妃墓焉。悉以劫賊論。至抵死。幸先生碎其碑。事遂寢。而沉香棺沒入庫中。至今尚存。益修太陰鍊形之術。而功滿當昇者也。

沈休文女墓

萬曆庚寅年間。吳興西塞山中一大古墓。山民發之。十餘日乃開。中有石誌。識是梁昭明太子妃沈休文女之墓。既得梓棺。遂破。見一好女子。顏面如生。被

髮長尺餘，旋繞其髻，金冠繡裳，如王妃服製，揮髻有大白簪，長可徑尺，紫磨跳脫，宛在臂間，急呼曰：某得大陰鍊形之術，數千年已滿，今旦暮活矣，慎勿傷其體膚，將重報汝，盜不聽，急攘其臂，間跳脫不得，因斫數刀，臂斷遂絕，得其中寶玩，可萬緡，是夕感夢于縣令，祈求理寃，令即余友袁君光宇也，遣吏往驗而已，竟不收問，其事遂寢，盜發棺者，無疾而死，袁君旋擢為尚書郎，治河張秋，以河從，懼罪，一夕暴死，人咸以為陰譴云。吳人王微君禕，登嘗賦吳興竹枝詞，以紀其事，詩曰：沈休文女，昭明妃，陵谷千年事已非，盜發墓門，取宝玉，生時花貌，葬時衣，有工字，研為袁令取矣。

紫霄宮道人

去玉簪，今在嘉禾沈司馬思孝家，王先生曾見之，白如脂肪，云是道簪，非婦人飾也，相傳西塞山脉所縮最高處，有娘二廟，莫知所始，妃墓在焉，娘二即妃是矣。

萬曆初年，有一雲水過吳門，自稱紫霄宮道人，膚革如鏡，足跣不着履，每夜露其頂，危坐中庭，時方積雪，凝寒了不為異，其隨行弟子海雨，善行草，說是楚諸生，或云道人即玉虛子也，姓李，能於掌握起風雷，造集仙樓于武當山中，昔游長安，春官侍郎韓世能師事之，後隱去，莫測所終，陳旃說。

孔道人神筭會禪師立命

滇南孔道人不得名。修髯偉貌。飄若仙者。得邵子皇極數正傳。雲游江南。至嘉興縣。舍于慈雲寺。時秀水袁黃儀鄉。因早喪父母。失學。將棄。奉業為匠。適遇道人于市中。敬而禮之。道人語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補邑諸生矣。何不肄業。袁告之。故引之歸家。試其數。每言小事。無不必驗。遂起名場。之思。謀于表兄沈稱。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家設帳。送汝寄學。甚便。袁遂禮郁為師。道人為袁起數。縣童子試。當十四名。郡試七十一名。督學試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與之下。終身否泰。言某年考第九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縣令。在任二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袁偉其言。拜而受教。是日改號了凡子。益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耳。明年秋官考太學科舉。道人筭定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後。行善事如故。竟生子登第。授寶坻縣令。五十三歲時。安然無恙。後官至禮部郎而歸。平生休咎。毫無驗者。袁因著省身錄。示其家兒。竟以壽終于家。

北京神相數

武宗朝。江陰大豪周撫。字安鄉。家財百萬。廣結朝貴。入質太學。因赴舉。詣京師。聞西山真空寺老僧神相。

與駙馬隆平侯三人一等粒束聯騎而行既至老僧
迎門三人拱揖而入僧相駙馬曰金枝玉葉帝子姻
親相隆平侯曰昨土分某勛臣之胄後相至撫歎曰
富長者可惜可惜好匹大紅羅只是尺頭短君可至
四十二矣時年三十有六撫聞斯促報急理歸鞍部
署家事以待死期至是歲果無病而止恨失老僧姓
名也世廟中京師有神數馮瞻子開肆長安街上
初不知名時新鄭相公高拱方居首揆掃門無客馮
忽詣相府前踐溺其下虞候數十人蜂擁而至訶是
何人共相責問馮奉首云莫攔阻我相公三日後且
去位也衆以為狂新鄭偶在堂上聞此說默然不言
戒左右善遣之果三日而聖怒不測下罷相之命矣
新鄭既出順成門急使人四出追覓馮瞻子時馮已
束行李候立道傍曰相公無憂不出三年家居尋當
召還政府某送相公至家仍伴來京也新鄭抵家終
三年果有後命馮與俱入長安廣蒙薦引教數萬金
而歸此太原徵君說

繪園第四目錄

仙幻

乩仙

降雪子下壇詩

羅襪仙子即事

鶴喙使自題

知幾子下壇詩

羅襪仙子命余出交梨火枣題賦

又題梅月小景

鄧玄岳詠寶劍贈錢子

絳雪子還蓬萊山

又題虞山七檜

虎觀使辭壇詩

安期門下鶴喙仙班別署霍上先生自題其

乘鶴像

周岐鳳下壇詩

黃石公畫黃石圖因題贊于石上以贈錢子

又題北橋墮履圖贈錢子

後至一仙云適從蓬萊山醉而至也署曰醉

仙題酒酣放歌首四句

白雲頽

雲門山人

孫侍郎

神仙酒

周明經降乩記

許生

蛻仙

廣仙

蒲仙

垢仙

夫子李

斗蓬張

菜頭張

銅瓢張

白尊師

李大瓢

李半仙

草憨

剪頭仙人

樵陽子

玄洲子

席生一

衡陽山人

周箕

衣繡人

郭道士

白雲先生

孫道人

祝老師

彭幼朔

慧虛子

利瑪竇

瞿道人

江生

神巫

蟠桃會

荔枝少年

賣薑翁

席生二

葛承奉

玉龍山傘戲

繪園第四目錄終

繪園第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鈐

仙幻

亂仙 已下凡二十事

世之言亂仙者多矣如余少時目擊則近信而有徵者然或以為紫姑神或以為詩鬼余時與名賢達士各窮其異即非上清高真必皆南宮仙客筆端韻語靈氣燁然錄之以廣井魚之聽矣三十年前與沈廉訪之子椿年秀才肄業秦陂山中秀才余姊夫也極好扶鸞其族人雪帆子所傳授者後兩沈生皆少年

夭死遺有符呪書本一箱。並是虫跡鳥篆文字。黃素
書古漆軸。余悉取而焚棄之。今所記降乩之詩。僅十
有七首。乩仙嘗為余寫蘆花仙舸卷子。題百字。令長
句及五七言短歌。或誇一生祿命。後竟不恠。亦不能
盡記憶矣。所降仙人。皆有別號。一曰降雪洞天使。一
曰黃石公。一曰安期門下崔喙仙。一曰虎現使。一
曰知幾子。一曰醉仙。一曰鄧玄岳。一曰周岐鳳女仙。
曰羅襪仙子。

降雪子下壇詩 已下皆七言絕句

絳雪紛：點翠苔。忽傳青鳥信。音未蒼星已。遲玉闕
口。接餉蟠桃齒。頰開。

絳燭緋羅吐焰奇。謫仙奔賦下壇詩。明晨奏草玄元
殿。奪得東方宮錦帔。

羅襪仙子即事

隔簾燒燭爛如銀。隱映絲星出絳濱。獨韻三山鶴背
笛。吹殘人世幾紅塵。

崔喙使自題 已下皆五言絕句

洞裏日修真。紅泉滌世氛。酒醒棋一局。不遣世人聞。
東方朔告漢武帝云。臣往取東
北地芝草。乃隔紅泉。不得渡。

知幾子下壇詩

春光到百卉。余方醉瀛洲。一聞香篆結。跨崔洞庭秋。
羅襪仙子命余出交梨火枣。題賦

仙家愛梨棗，採之餉群真。絕勝金母桃，結實空千春。

又題梅月小景

月色何佳哉，乘烟駕雀來。梅花香雪裏，百鳥韻齊開。

鄧玄岳詠宝剑贈錢子

豐城有靈劍，飛入虞山阿。劍上星斗文，向子胸前羅。

絳雪子還蓬萊山

五雲擁蓬萊，雞唱玉樓開。鍊遂一教曉，琪花落滿臺。

又題虞山七檜

虞山冷紫烟，星檜七株傳。龍蛇影落地，冷然吸丹泉。

七檜之傍有葛洪煉丹井故云

虎觀使辭壇詩

更籌已報四，雞唱又過三。鸞輅在前路，跨雀啼烟嵐。

安期門下鶴，啄仙班。別署宦上先生，自題其

乘鶴像已下皆四言絕句

穀振沃寒，羽擊三清。乘之一去，九見涸瀛。

周岐鳳下壇詩

久墜人道，總登仙跡。俛仰塵世，已成今昔。

黃石公画黃石圖，因題贊于石中，以贈錢子。

穀城之顛，下有黃石。天地不朽，此石不泐。欲鑿吾照

爰徵茲筆。

又題北橋隨履圖贈錢子

欲樹奇蹟，先死競心。北橋故事，永為良箴。

座中後至一仙云適從蓬萊山醉而至也署
曰醉仙索筆題酒酣放歌一首但記其首四
句

我居白玉十二之金城面三群峰拱而立下有萬頃
飛花波點作醪鄰供一吸餘不能記凡此皆信筆而
成運乩如飛味其立韻研其妙旨自非凡下陋才所
能構合也夫詩鬼故自有之如周岐鳳自云成化間
人往署名曰江湖散人庚己編志怪錄並載其降
乩語不獨余所目見矣

白雲頌

婺源潘堡鄉士藻號雪松居士成進士後有乩仙白

雲頌者常隨之密室嘯詠相屬潘自謂與御風者游
矣記其題嚴州建德縣唐寡婦詩二絕云枯杵不成
眠嚴寒午夜天衣裁無媚絮着課子當金錢比肩難作
雙並蒂空留核欲識媚閨心嚴灘一片月

雲門山人

陸雲門太原徵君婦翁也曾為秀才能詩貌清癯余
嘗識之太原齋頭後以壽終近里中有扶乩致仙者
題詩畢請問姓名遂署曰雲門山人而其詩亦清逸
有韻致彷彿平昔之作矣

孫侍郎

天官侍郎孫公繼臯謝世一年矣近梁溪某大家以

他事召乩仙降壇則宛然侍郎筆也書云吾與諸神
共游龍泉菴偶過此寄語寒家京師消息將至吾已
有蔭有贈矣不十日而北信至果下蔭贈之典矣侍
郎平生不談性命之學而神清韻雅玩采游玄真世
上逍遙仙官也宜乎灵爽不昧遂凌紫霞吳司教親
見其事為余說之

周明經降乩記

萬曆甲寅秋七月二十日南濠王一統秀才于家設
壇召仙三至則女仙劉采春也乩題云余在蓬萊山
飲九醞酒焚蘭荃香與李郎圍碁適白雀双三鼓翼
而來稱有能詩者在座欲廢歌耳問李郎為誰則采

石江頭捉月人也問在座能詩則蔣君鉉字伯玉其
人也問劉采春非唐朝閨秀乎則題双燕不知腸欲
斷之作已又題不喜秦淮水絕句題罷各問功名事
答語類古識文迴環讀之義不可解因自叙其家世
履歷顛踣云兒本浙西錢唐人劉元之第四女阿母
陸媪善音律好讀書且能詩賦盛有文彩搗箏鼓琴
執無不絕在唐時有劉內子卓憲集行世板留在山
子王氏至元初兵起帖不兒百花率其眾來攻虎林
而此草遂燬于烽火不復傳矣兒十歲時即能于阿
母鄰上口占成詠年十八已著詩名唐匡世者京都
富豪也聞兒名厚遣金繒因媒爰娘強納聘于家予

與家慈從屏後窺之，直銅臭耳，以死謝之而去。後二年，乃歸狄郎，狄郎風儀才調，並神仙中人也。偶于路傍，彼此目注，遂荏苒同心焉。兒年二十五，而阿母長逝，摧隕無狀，不知有生人之樂，便委家事于弟大德。而身與狄郎逃入深山中，遇異人授修性鍊形之術，食松柏實，身軀漸輕，時亦能乘虛御風。最後遇赤松子、王子喬諸神人，隨與俱去矣。其說詳委甚繁，茲不曲載。乩又忽動降書云：錯教婢子上簾鉤，此非蔣生詩乎？問仙姑何以知之？荅周汝宗道：一統笑曰：汝宗，吾良友也。上賓之事，有之乎？曰：汝宗已任玉清宮掌記矣。一統問汝宗可致乎？曰：可。于是更焚符呪，頃之

乩運如飛云：弟周胤昌白，往與二三兄弟結欣賞社，相愛相親，情踰骨肉，方欲周旋左右，奈生不逢辰，遭此長別。上有高年兩尊，中有良友密親，下有孤兒寒婦，一生事業了無究竟，可悲可痛。弟今在玉清宮掌文書，近聞劉母病甚，寄聲昌伯，且托致謝。陳允清已又言：申相國今得生天，曹矣。一統問汝宗：天上有酒飲乎？荅言：上帝一日賜三杯，然勝人間三升矣。疾書有事欲去，言已寂然。劉母則同社劉昌伯母也。今方篤疾，負床允清上舍，為周君營葬事，贈孤孀，敦義甚高。而申少師公果以十九夜寢疾而終，既殮，頂猶溫。識者知其生天無疑，始驗乩書之不謬焉。王子蔣子

並別有記采其異者著于篇。

神仙酒

亡祖駕部府君夙慕至道別署宗賜子每歲過四月十四仙誕日必就家展回仙像以名花美果薦焉常半月之前先釀白醪于床頭俟其熟壓以成甌戊子年缸甌中嘈二作桃花乳命余侍飲余敬問其故府君教云神仙過門則酒赤也余從沈生扶鸞請仙夜既半席間所薦之酒悉變為丹霞後余移寓郡城種花池上亦常造酒祭呂翁啟視缸面竟成珍珠紅矣家人以為仙過不祥後竟無他又壬寅年冬浙東丁望雲家蒸秫釀酒忽作絳色異之已視甌中則一層

朱一層白相間至底尤可怪。

許生

許生不詳名字善召仙能于缸上點藥化石為金翦燈花煎出黃金白銀種甚奇。

蛻仙

武夷山接筍峰下幔亭場中有歷朝以來蛻仙共十有四人居民供養藏諸石龕中每歲大旱迎歸其家禱雨立應賽謝畢明日將具簫鼓送還故處則蛻仙夜半自歸場中石龕不失位次其靈異往々如此。

廣仙

武夷北山有水濂四十里行至山麓攀援而上如在

半空、逶迤又過水瀟道院、遙見一龕石罅中、訊之道
士曰、此嘉靖十年廣信府蛇仙也、俗呼廣仙、其貌清
癯、肌如脂、目如電、皮毛爪髮宛若生者、有御史某來
訪其處、題曰昇仙、高君承先自閩中歸、述其事、

蒲仙

蒲仙者、不詳何許人、或云即上海高橋朱乞兒也、少
為人傭保、俄辭主人、行乞里中、冬夏無衣、露處人家
籬下、雨雪不侵、取蒲囊五六領、連綴而裹其骸、因呼
之為蒲仙、嘗在嘉興城東六里街上出入、往來不擇
淨垢、每天將雨、輒臨水自浣其蒲囊、以是徵驗、里中
有疾病、摘蒲施之、煮湯服下立愈、或有母患癱瘓、往

叩蒲仙乞藥、便撒溺于地、令其刮溺泥煎湯進母、如
言亦愈、衆以為神、一日過湖州村落、入人家乞食、其
人已入山、販茶、蒲仙在其家食畢、因熟卧于簷下、氣
息如蒸、抵暮、索筆題蒲仙臥此一日六字于壁間、而
去、及販茶人歸、云今日入山、遇二虎、幾不免、踉蹌而
還、見蒲仙于塢口、扶兩狸置于肩而出、安得臥此地
乎、後乃悟山中見者、是其飛神所扶之狸、即二虎矣、
歲餘竟不知所之、

垢仙

垢仙者、姓劉、名黑、東齊人也、萬曆三十年間、由泰
州渡江來游虞山、止泊無所、衣服滓弊、狀若風狂、號

為垢仙每行市中群犬競來微逐俗又呼之為狗仙
矣路遇邑丞導從箕踞相視丞怒命左右執而笞之
衆驅逐界遂入姑蘓城坐于北寺前香華橋下晝曝
夜露蓬首穢形見者咸笑為每風雪連旬市人慮其
已死就視無恙氣蒸汗流然未之深信也太原相聞
聞而來訪禮貌甚恭時公方有家事憂不能決詣請
間忽高声叱曰何不速了却會上方特旨召公再
入政府兼敕撫臣勸駕公屢辭不許因從客質之忽
又高声唱吳歌兩句云朝裏官多壞子法姐為多郎
亂子心自是吳中知有垢仙跡之者衆矣歲餘忽不
復見尋求在齊門外陽涇橋後住太倉最後到松江

黃浦老幼圍繞之便走入蘆花叢裡穴地而坐委曲
隱蔽不火食者經月時取生魚噉之村民共以為
神華亭朱進士國華方舉于鄉造而請為垢仙曰汝
是庚戌進士慎勿多言朱叩其道不已曰吾有弟子
方接頭在蘇州城東可就而問也忽一日無病而卒
村民火其屍棺鬻骸燒赤如火毬停數日有人見
其坐柳灘上折蘆一枝掠水而去方接頭者城東織
机人曾出錢施垢仙垢仙授以道要因委妻子出家
相從俱去亦能晝曝赤日夜沒于水尽得垢仙之術
與其徒潘酒保周文秀等七八人往來雲間俱宿風
露中餐霞吸瀨朱進士姜孝廉諸君共為買地齊女

門內造老君廟居之。事在四十二年間也。

一說垢仙常自稱張明珠。談人間事無弗中者。惟刈北禪寺前麥。不信。旬日間雨。澇爛麥。不及收割。姜江王夫人卜女。娠何祥。舉其陽。而之左右。毆擊。後果生男。迎歸園亭。供養。重門深鎖。忽失所在。推求野外。復載而還。趙祖美問。謁選何官。叱曰。不當先做壽官。趙三月病卒。方驗壽棺之言。渡劉河。自沈于水。以為死矣。停數日。復在黃浦灘上。後忽稱病暴亡。村民以蘆蓆裹尸。棄之河濱。風雨漂溺。不知所之。停數日。又復在岳王廟前。王小選士。驕相從。問道。多通宗旨。竟莫能測。嘗呼方接頭為堯夫。而不名。方居吳中獅林寺。

夫子李

一日殿廊下見空中葉墜。拾視之。師手筆也。悟當行矣。急詣上海叅謁。撫其身肌滑如脂。誤以爪傷。血出。皆白乳。化後有人見之。泖上凌波而去。

夫子李

夫子李者。曲阜縣人。傳是故衍聖公也。禪封爵于其子。遂變姓名。入武當山。草栖于玉虛宮。穆宗皇帝嘗遣人物色之。詔歲給廩粒。命中貴人供養于山中。今上登極。至今恩典不廢。一日李忽語中貴人曰。吾久留此山。糜費國家資糧。無益于事。明日往雲南去也。中貴人曰。師今老年。舍此而遠遊。不以奏聞于朝。可乎。曰。要行便行。安能待王命下耶。中貴人陰使

道士守之其夕偽病死深相怪嘆明日給棺盛殮葬之于樞木岡岡形長七十里後三日有人見李在山下酒家持杯倒飲自云將往雲南怪之問曰師是夫子李耶猶在手昨傳山中送葬者何神人也李大笑掌其頰曰少年莫浪說于是潛遁而去衆詣中貴人具言之不信陟岡發棺惟一鞞草履子存焉

斗蓬張

亦稱蒲團張負一蒲團重數十斤上下嶺改如飛故得名

斗蓬張者隱武當山燂燭澗修行山中猿猴常采名花果釀成美酒獻于斗蓬名曰猴酒蘇州山塘吳梅鄉入山求道斗蓬賜之一杯醉經三日其後斗蓬過吳昌門從梅鄉乞齋梅鄉出家釀一罌重七十斤為獻斗蓬曰某今獨飲不敢累諸君相陪也於是裂去罌泥罌裳而踞其上少頃口呵出氣三口遽起還視其甕空無滴矣

菜頭張

菜頭張者山東人也故世曾後為裨將棄官雲水喜噉生菜頭俗呼之為菜頭張矣

銅瓢張

銅瓢張者陝西人也未詳氏族故嘗為右方伯雲游湖海以大銅瓢自隨因而得號

白尊師

白尊師使者相傳是白香山後裔以其勝國時人或呼

白元人訛為白猿神矣。結廬天台白玉庵。神曰名道行
高古閬頭陀師事之。

李大瓢

李大瓢者住茅山授變幻術百三十歲矣。

李半仙

李半仙者徽州人也。由太孛為質郎後棄家隨閬頭陀雲水出無瓢囊。不見其所常携帶藥物。惟善採人身中元陽。應手成藥。粘鬚觸頰立能返黑還童。人以此異其神。變呼之為半仙矣。往茅山年九十三歲。

草憨

草憨者雲南人也有道術後不知所之。或傳武當

山瓊臺觀側有憨二道人東甌何自嘗見而問道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翦頭仙人

陝西延安府葭州深山中。有翦頭仙人。新粒不食。日飲淨水三碗。以為常。矢溺俱絕。間用法水療民間疾苦。甚有靈驗。其水止取一滴。入淨瓷罐中携歸。則盈罐矣。煮服之。應手而愈。由此遠近稱神。有司上其事于延綏開府鄭汝璧。榆關大帥李如樟。數遣官吏入山敦請。車騎旁午于途。不至。最後以禪將往。強之出山。既達榆林城。時萬曆甲辰冬十月。西北極邊地且凍矣。眾見仙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視其貌可十六

七歲少年身披百結衲頭首戴七星帽以七金鈴綴于帽簷故曰七星。又用金圈束其額金環貫其耳髮皆鬢黑鬢起一如頭陀之狀俗因呼為翦頭仙人。仙人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叙世間賓主禮而已揖罷不登席坐便結跏趺于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暢二公大驚幕下賓僚無應對者時有東浙四明人吳一鯨頗稱博洽方客中丞幕下中丞命往質難之仙人與吳生酬論邃古以還六合而外之事吐納如流傾湫倒嶽一鯨聞所未聞中懷悅服口屈不能置對衣纓附注咸謂仙人周游八垓淹貫千古言非孟浪皆為誕章。誕大也出漢書雖張茂先之博物梁杰公之談

奇蒨以尚矣偶論宋史及咸陽冤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座人或徵時事不對叩以國家運數僅答尚縣遠三字餘不肯言是日中丞移仙人于城西玉皇閣住外雖深加欽敬陰使人守之日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須也軍民求法水者絡繹喧填門如霧市俄而法水不給仙人索紅棗代之開府大師各送棗二石至遽命置于閣下不須舁上乃召病者登閣取棗仙人出棗于袖中次第給散其下八筐之內空無有矣中丞益竒待之常來奉禮因屏左右私質其姓名年紀仙人默然不得已強應曰姓周晝夜環衛于閣上下者百餘人

是夕逸去不知所之衆皆惶惧二公相顧失色數日
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墮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
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因知三畏是宋朝賢臣相
傳秦檜先曾命其勘鞫武穆之獄三畏棄官入山後
乃使万俟卨羅織而成仙人即三畏之本身也夷考
正史不見其說豈五百六十餘年未嘗死乎後榆林
人服其寒者終身無病爭繪小像龕事于家初仙人
乘白驃而來遂画乘驃之像焉

樵陽子

樵陽子姓雷氏名化緣或云孔文進士之孫西川大
足縣人也初生時有僧乞食于母門遂名之為化緣

生二歲父母相繼死育于安縣民陳和家十餘歲陳
夫婦亦相繼死展轉寄養于灌縣之青城山下童老
家童老家亦貧無以自食化緣衣破腹空寒色可掬
日入山採薪以給灌縣人人見化緣負薪下山輒
持一升牛升粟來易化緣盡所負薪與之便去亦不
爭較往來出入艱苦不辭連年如此一日天大雪誤
迷失道陷絕壑中積雪可六七尺許望見蒼崖古木
若在雲霄忽有白鬚老人荷拂而來引之起同行亂
石間至一大樹下相與盤憩少頃又一紫衣老人修
眉便腹策杖于前亦來共坐三人常斲黃精生餌之
漸竟不飢耐寒輕健如是者累月二老人忽指大樹

下而告之曰此是子前身脫化處也出囊中一神枕
若履子大授化緣枕之化緣既覺憬然而寤遂起坐
于石上嘆曰大奇大奇于是二老人下地作禮而拜
甚恭尊之曰樵陽子而不名後灌縣人驚傳其事皆
呼為樵陽子矣徘徊之間忽失二老人所在化緣自
此誓不出山終日結跏趺危坐大樹下耳中隱隱聞
隔谷鳴琴之聲或時聞人語窮而跡之寂止有也又
數月人有逐伴入山採樵遇見化緣敝衣蓬首形如
枯木頽然識是童家負薪兒相與大怪異之事稍
聞于灌令灌令景君愛奇之士也暇日屏車騎與二
三賓客左右徒行入此山中涉溪登嶺攀楨忘疲乃

至大樹下具問所由化緣曰某前身託此樹中今乃
得復形為人耳今遂命伐樹操斧未下忽樹中聲震
如霹靂火生其腹劃然洞開見遺蛻焉身著布衲髻
頂鍍剋腰繫黃絲絛犹未爛頭枕一劍柔可繞指
髮垂覆額已長丈餘指爪盤旋環其足矣尋復于蛻
傍得石匣中有券其文字皆古篆丹砂所書循環
反覆竟不曉其義理景君與賓客左右各驚嘆而
還遂下令製龕以奉樹中遺蛻築菴居樵陽子灌縣
百姓翕然敬事之以為師數年前來游江南自梁溪
至姑蘇屆于武林之西湖俗流多不識梁溪士大夫
稍有一二接遇之者然其見衣冠大僚士族子弟亦

不為禮所酬對甚簡只教人于心地上領悟宗旨而已世莫能窺其詣也未一歲而還譚中丞秉鉞西川時常為樵陽子建大通觀于青城山下至今尚存

玄洲子

玄洲子姓衛氏莫知其名洛中人也貌奇偉身着破衲頭又自稱一衲道人嘉靖中山陰朱生啟賢為太學生徒家饒貲財廣延方術之士道人常過其家時諸學士大綬林居其長郎寢瘵積年眾醫治之皆云不及活道人謂朱生曰吾能起之但惜囊中藥盡止存六分可延六年算耳然吾與語見溪上一角奴往還情屬謀欲擅之非百金莫辦子為我居其間朱生

曰藥能活人足矣慎勿言六年事也遂往告學士學士曰出百金以延吾兒旦夕之命尚安惜哉趣延道人至深加接遇道人入臥內褰其幃而視之驚曰氣息奄奄元神散矣明日五更且死奈何急索婦人稠乳半杯置案上即于肘後摸一小銀壺盧傾出神藥兩方寸七色紫而細研其末投其乳中曰服此三分當蹶然而起若下床足不著地再進其半行如飛矣患者鼻端聞此奇香啞然作聲曰莫不有仙人相救乎左右應之曰果仙人藥也急命進強灌入喉以舌舐而盡之有頃見其骸在衾中漸能蜿蜒俄而求食與之薄糜復盡良久遽起坐便欲下床而兩足蹻然

果不能下。于是左右奔告道人，更求其半進之方。設酒食之具于西廳，事前長郎忽馮侍者肩，直詣廳事。謝受更生之恩，道人遂留坐中同飲。二畢，其家出金八十兩，繒綵十匹，再拜酬贈而去。朱生于途中私訊其藥何名，道人曰：「此即仙家九轉大還丹也。李少君所謂鉛錫投和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凋氣立反。藥方猶然，况其上者？」朱生曰：「六年之說，然乎？」曰：「戲耳。此藥果能長生也。」還家懇請其方，道人曰：「知子好道，奈何新之，乃脫下破袖頭，拆其背縫中丹書一卷，標有金字一行，曰：許旌陽尊師石函記。付朱生，令于淨室齋心三日，寫其要訣，寫畢收藏如故。明日將之，語兒溪上，因告別。朱生復贈道人三十金，生雖受其真秘，然不能修用，復以其書授之玉霞子。此道人娶妓為小妻，俱入羅浮山中，去也。」

席生

席生者，號小棠，散人，不記名字。廣平之曲周縣人也。少為肥鄉張金吾家狎客，聖標之先將軍幸之，常令侍飲，不離左右。忽委妻子出邊關外，雲水數年。一日，挾兩翦頭胡錐歸，張氏不知其竒也。家有讌會，童子攜銀壺溫酒，席生遽奪其壺，投諸井中。童子泣訴于主人，舉家詬罵，以為病狂。席生曰：「無草，請于爨下索之。」眾共走爨下，布覓無有。忽聽釜中有湯沸聲，徐

舉其益則銀壺宛然湯中酒已温矣。馮之不少涓滴。旋復命左右取酒盛滿壺中。用紙九塞其壺口。去壺蓋。倒合席間。亦無涓滴出。于是遠近驚傳。無不大怪異之。行厨諸物。水陸畢致。以空衣承之。而得。惟金銀不可取。然一著其手。雖鎖鑰櫃中。已在其懷袖間矣。每當月明之夜。輒呼酒大嚼。召羣鬼舁輿。擔簾而出。周游名山。不止一處。既歸。取鬼所擔簾發之。出其地土產之物。以徵于座人。咸莫測其理也。久之。復走塞下。遇虜至軍中大戰。賴席生陰遣神兵驅虜。潰而退。大司馬嘉其功。署為京營小將。中貴人聞之。日夜誘說。逼之傳術。生固不肯告。中貴人怒。因其昔年有親故言。當入衡山祝融峰下。合軒轅九鼎丹成。然後出。自此杳然無聞。

衡陽山人

衡陽山人璩生。善五雷請雨法。不用設壇禹步。但拈片紙。立書五符。口中誦五呪。雨大注矣。叩其術。乃從北方真武借來。初非自天而降也。璩生坐致行厨。亦不用符呪。以衣從席下受之。或索椀楪下承珍果。美饌羅列滿前。座客無不醉飽得意而去。

周箕南甫，夙志學道，樂誦道德黃庭陰符諸經，精勤不怠，而未獲窮其指歸。但能焚香炷下，日誦千遍而已。曾遇異人授希夷睡法，自云睡中常作游仙夢，名山洞府無不歷焉。曾飛神至青城山中，遇懸崖絕澗，凡十餘處，烟雲鮮媚，花木繁榮，異獸珍禽，能歌善舞。訊其地曰：此太上老君說經處也。周生親遇老君叩頭陳乞，老君為解谷神二字，義奧言深。周生跪而受之，且誠以早來此間，見石案上置古經一軸，字如鳥跡，署曰玉清秘籍，不及考問而返。服膺立教，至今不忘。當其睡也，每五、六日，或七、八日，方覺，家人莫敢呼也。如此數年，漸能絕粒咽氣，經月不食矣。丙申中秋。

余遇周生于西湖片石居，生布席斷橋之上，以酒為勸，劇談痛飲，至夜分，月向西行，余醉倦思寢，遂入寺。黎明遣問周生，尚以石枕其首，單衣，軒臥風露中，氣如蒸，莫測所自。

衣繡人

楚西荆澧之間，有一異人，著七梁冠，身衣綿繡，容狀甚奇，古腹如斗，大鬚長尺餘，若五十許人，皆呼之為醉叟。隨行唯一弟子，手携黃竹籃，中盡貯乾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蠃之屬。人或窺之，無不駭走。問其所畜諸毒何故，答曰：天寒，賴以佐酒，此物亦不可測。致也。市中童兒，爭覓毒虫數十種，見異人飲時。

悉以乞與皆擊而生嚼之如得未嘗噉其蟲之極細
小者輒浸杯中頃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
夾雜以松柏枝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猙獰蜿蜒
鬚髯之際觀者股慄咸大怪之多有惶怖逃去異人
恣意飲唯似有盈味嘗曰蝎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
蚣亦佳味又次于蝎蜘蛛則以小者為貴諸虫中惟
蝎不可多食多食悶人一日之間嘗過十餘家飲更
不穀食盡日沉酣而已或于古廟中醉臥三日五日
或宿人家屋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歸何處八
字行住坐臥斯道不忘言人往事率多奇中人以奇
禮相苦便欲出門及置酒又復欣然乞一醉然後去

也小選袁中郎赴官曾見異人于沙市自後莫知所
之中郎為作醉叟傳

郭道士

北京神鶴觀道士郭蓬素好道積功累行辛勤有年
六十歲時遇一異人至蓬素欲乞長生之訣曰未也
更二十年後吾當點化妝今且先尋外護時富平孫
尚書方在臺中郭聞名便往詣之尚書許而未之奇
也其後蓬素八十歲異人復來曰吾度汝矣窺其術
皆房中補導名為接命後入西山莽火半載出居觀
中鬚髮返黑面如二十少年京師人無不驚異尚書
便作礼而拜深加敬事得其術一二焉郭今尚存

白雲先生

辛卯年于燕市酒樓遇一異人，麗眉美髯，神姿清古，方岫幘，揮扇望見余，在隔坐，亟呼同席對飲。視余啣杯，感額使曰：此酒豈中江南人飲？莫思蓮香白喫否？余曰：蓮香白，即吳下小兒那得到此中？異人曰：易耳。俟少間客散，為子設之趣。呼酒傭汲，潔淨井水，一大壺來，須臾水至，異人便于肘下囊中取出粒葉，狀若枸杞子，擲壺中，用綿帟封固，謂余曰：少待頃之，座人皆星散矣。余便問先生從何處來？異人曰：適從終南山來，偶携得白雲一縷，請出贈君。復于囊中製小葫蘆，周遭紙絹封裹，呼余鍵其樓窻，用手次第揭開，葫

蘆有雲如篆煙，裊裊上騰，逡巡漸作紫色，氤氳旋遶，布滿室中。食頃，其雲穿窻隙而出，急命余開牕，曰：酒熟矣。啟視壺中之水，盡為芳醪，不覺芬人齒頰，連呼大白浮。又曰：莫學俗子飲唾酒不歡也。袖中出木刻婦人置席上，長可五寸許，眉目分明，手足能動，服飾窈窕，宛如生人。令其持杯至余前，勸飲，便叱使跪求盡杯，如不盡，不起。少焉，急收入袖中，曰：恐客中春心蕩也。余時偶携得李蓬頭星書在袖，因出，甲子呈異人看，第稱曰：郎君好踪跡，固叩之，則曰：他日聲彩極振，但目前尚有重厄耳。余謂蓬頭笑中焦狀元名赫，都下先生曾識其人乎？異人笑曰：那得識，此輩是嚙

語漢不足聽也。酒盡別去。請其姓名不言。第書一雲字于余掌中。余笑曰。名號豈止一字乎。便當呼公為白雲先生也。不離店門。倏忽相失。明曉重詣其地。消息之不可得矣。余因此遂訣歸計。不半載。母死。身遭危疾。幾殆。一如異人之言。

孫道人

孫道人不知何所人也。常被髮佯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叩其術。明于補導之要。能飛沙撒土。吹入人家屋子中。無不以手掩目。開盤中器物。較之。有聲。又能嚼墨噴人。忽黏肢臂上。雖重裘之內。斑斑悉成點誌。又能搬運市肆中物于袖。引出鮮鯽鯉諸

魚數十頭。付厨中烹。以共食。一日裾下忽作羊鳴。乃出一牡羊。遽欲走。遂牽于市賣之。乙巳春。董學士入楚督學。柳上諸君送之。共觴酌。昌門外范家樓上。道人來。衆求試法。乃撮出福橘十四枚于袖中。分而嘗之。余亦在坐。後一日過余里門。為小妓所侮。孫頓視賣桃人。擔云。借汝一甌。遂拾以擲其面。妓者右頰立時赤腫如甌。大為楚不可忍。還復哀祈。乃索杯水。呪之。三噴。其腫漸消。都亡所患。

祝老師

祝石韋有異術。楚人尊之曰祝老師。而不名。益高道者也。應城楊給事漣。少讀書。大洪山中。寢瘵經年。骨

消肉盡自分不起矣。遇師出刀圭之藥起之後疾再發。師不得已復畀藥如初。訓諄誠切皆至言。要道給事病由此漸。得瘥。師覺其神王。趣使復修公車之業。擔簦赴奉。既獲雋。又勉之計偕。譏云。汝功名在三口裏。莫測所謂。後鄉會主司是孫如游。董復亨。劉文琦三人。果符三口之兆。給事自進士擢策後于世味泊然。選授常熟縣令。政績大著。暇日與賓游。語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或云彭幼朔即石韋也。庚戌仲春。邀讌署中。說此。此與柳菴所誌不同。

彭幼朔

近雲陽有百歲仙人彭幼朔。一號江甌。一署祝石

韋昔年所稱祝老師者。或云即其人也。又常改姓為邠。時。安易。無有定名。彭于黃白之事。已得手。有年所至。妻妾子女輜重隨擁甚盛。所傳者云。是先世彭祖之術。由是遠近衣冠貴介。無不傾動。奔走其門。拜而叩之。如真仙矣。及問其術。是服氣之法。功夫密。不容間斷。只在七日間。打成一片。而其法主于自然。汗吐下以為驗。汗以去骨節中病。吐以去胸膈中病。下以去腸胃中病。真氣勝則邪氣自除。依而行之。其人無病而汗吐下。不知所由也。然大抵皆養性交接之術。嚴武言。

慧虛子
六稱宜
真子

虞山龍城山人姓孫氏住塘市。挾致鬼之術。逆說民間禍福休咎。無不有驗。遠近傳為真仙。初練鬼得章生日閣。云是閩中解元。少年夭死。立願相隨。孫氏奉家事之。呼曰慧虛子。其術使人先書姓名。及意內事于紙上。另置一空紙于案。密封淨室中。三日後啟視。則空紙上報如所祈。龍文鳥篆。無所不工。又或擲龍眼荔枝之類于地。俾其人自拾。諦視之。一果實耳。劈開則所報之箋在焉。或設鐘鼓于仙壇上。無故自鳴。如有人持筵以擊狀。見者大怪。因是人赴之如市。數百里外皆來嘗報。王小選士。騏科名云。直至牛無頭。然後羊生角。後果以壬午科發解。鑿之如見。言皆神也。

利瑪竇

利瑪竇大西國人。游于中華十五年矣。衣服語言飲食禮樂。無不中華。但不娶耳。彼國無佛法。亦不通儒教。第奉天主為尊。其像是一婦人。手中所抱者即天主也。婦人像若西王母。而繪彩之色。絢爛非常。望若七寶莊嚴者。然既以其像進。聖母張壁凜凜。便教

收藏于庫其所進自鳴琴自鳴鐘皆按刻漏而鳴若
吾中華有自鳴更鼓之屬天子甚異之賜賚無數
日給殮錢因養之京師瑪竇他所製自鳴鼓吹未進
上者尤奇一撥閱振衆樂皆鳴今京師市中有製成
出賣者所攜經籍皆梵字其印裝之巧紙墨之精中
華所不及也瑪竇慧性絕倫雖數萬億言一覽而得
人謂其曾有成案故能然批云學識字如造屋然疑
即吾儒以一貫萬之義矣往常刻廣輿地圖于金陵
用五色以別五方中華幅員大如彈丸黑子庚戌年
夏中疫卧病服參而死始知其無他道術是外夷中
一異人也

瞿道人

戊申年間宰輔姜東王公薦一方士于族姪侍御家
瞿籍金華府共稱為瞿道人常挂花瓢于肘後及持
天台藤杖嬉游山水間道人有一刺函中以素紙封
絳箋一條于內械題甚固衆苦請開之不肯後竊取
以視乃是庚戌狀元韓敬六字其時求仲尚名敬求
未有改也觀者咸笑其狂誕不知韓敬為何人至庚
戌春報會元是韓敬見_之方以為奇有頃求仲果發
狀頭乃始驗其術之神真如芙蓉鏡下矣

江生

壬子年五月中有楚人江生過吳門挾某貴人書往

謁吳淞帥府舟經葑門遇相識借某衛尉過其舟持一縑為贈求看年命略批行止江曰不得暇矣強之出甲子置案上覽為江大驚曰幾誤公事不出今日當有大災衛尉悒悒而去是夜所掌運糧艘過吳江城下失火焚燒畧盡賠償不貲

神巫

東浙金衢之間俗事鬼信巫多黠者開化縣太末山中有一神巫降神能手持利刃自屠其腹巨斧斫胸既足行火甑上口含涕油噀人着人骸膚立見糜爛而其口都無所傷或時狂叫登山手按大竹揉作繞指柔以自纏縛其辭其異如此屠隆禮部少時讀

書山中目擊之

蟠龍會

嘉靖初年有優伶十人不知何處來嘗過楚之常德寓鄧鄉市鎮上搬演歌舞妙絕時市人競相稱賞徵逐聚觀遂無虛日矣後忽告歸市人厚以金帛酬之強留搬演其夕至四鼓重點蟠桃慶壽雜劇群伶命市人置一大甕于劇場中央八人裝為八仙次走入甕中曰請了眾兄弟們同下海赴蟠桃會去也良久不出止存司鼓板者二人故起而揚言曰你們應是醉倒瑤池上往而不返耶須往視之持其鼓板亦走入甕中不出市人取甕視之空無所有竟不知何往

矣。江大理與袁吏部同在吳中為令，席上親說之也。

荔枝少年

有方士設帳賣藥于河南開封府前，常見一烏巾少年，以賣鮮荔枝為事，稱自閩中來。時方暑月，眾訝其南北路遙，何由至此。少年云：得善藏之法，取樹頭輕紅，摘入新瓷罌中，用火酒沃之，投以他藥封固，雖經萬里外，色不敗也。市人輳集其處，競出高價買之。中州人生不識此異味，朱門白屋，無不徧嘗。如是者數日，方士疑少年非市販人，察其神狀，類有道者。且荔枝顏色日益美好，常滿罌中，如纒折下，益大，可怪。因蹤跡其客舍，在一酒肆。方士遂賃隔壁，半間宿焉。中

夜聞有聲，穴壁竊窺，見少年取大瓷罌，盛土，出銅筋一雙，縛之甚熟，種荔枝核于內，頻用死尖手輕拂其上，口喃喃作胡呪語。呪畢，便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有頃，睡覺自梁而下，見罌中之核，森然挺生，轉復滋長，少頃，開花，俄而結實。天向曙，則已纍纍紅熟，可餐矣。連枝帶葉，一一剪下，剖其樹焚之。及明，攜之而出。方士大驚，伺其休暇，市美醇醪，進焉。祈求傳示少年，曰：君不聞能開頃刻花，乃神仙事乎？若無仙骨，學之何益？指方士帳中藥，問何名，荅曰：烏鬚藥也。少年因解襟中，取青藥一袋，細如巨勝子，其色翠淨。授之曰：吾藥一粒，可和君一罐，獲此足了一生，無煩白

土画地也。請自此別。遂去不復見。方士投藥中試之。一點如漆。能令黑者不再白。周王聞其術異。延入府中。以金帛賞賚之。徧游朱邱。無不資給。此人終身用藥。不尽矣。或云。少年仙術得之。則隨菓可種。不必荔枝。鼎中之土。皆大丹也。神仙變幻。信而有焉。按列仙傳。載宋人寇先。好種荔枝。食葩實。馬自然種。瓜席上。引蔓生花。若少年者。果得仙之道乎。抑善戲耶。

賣薑翁

相傳衡州有賣薑翁。莫詳姓氏。常荷薑擔賣于衡湘間。三十年来。顏如花。髻如漆。未嘗改色。人多怪之。未之奇也。一日遇道士于市上。却謂翁曰。某有黃白秘術。非其人勿妄授。叟豈有心者乎。翁嘿然不應。但取擔中薑一塊。含口中。少頃吐出。變成黃金。道士驚遁去。爾後翁亦不知所之。聞之積古。併忘其年代也。

席生二

席小棠。嘗客龔司馬錫爵家。一日邀龔飲。把袂並入書齋中。破壁而進。龔自身不覺。已在太空。宅子高樓上。飲畢。下樓回顧。乃是長安酒肆。馬上人物色得之。龔莫知其所以然也。董翰林其昌說。

葛承奉

楚府黃門葛承奉。失其名。得道者。也能燒水銀為黃金。凡武昌境中古刹佛圖仙宮。道觀之屬。無不捐貲。

修補所到村邑見有偷婆坊寺靈團神儀無問金木
土石若染若碧並即布捨粧飾塗治後先費以數萬
悉出于炉火中楚王聞而怪之欲從受方備加榜掠
神色如常終不能得曰奴婢自竭身資願與衆生共
成福緣何知黃白事乎逼之不已蹙然端坐而化楚
人競相哀嘆曰葛黃門願力已大正當生天上耳或
又疑其尸解矣王穉庸客武昌親覩傳說

玉龍山傘戲

常熟縣湖南金竹秀才字子虛少有拔俗之韵嘗館
于李氏其所居枕虞山下時：闕館之後扉登眺徘徊
每當月朗風清曼聲長嘯曼于雲表而平生絕不

喜談人間事衆呼之為痴秀才矣偶過福山劉神庙
中道士徐壺隱新構雲房乞其歌詠磨墨濡以待濡
毫亟命喝題壺隱遂以壺中日月長五字次第命之
金手不停揮立綴五絕語多玄勝誇賞蕪林嘉靖三
十年間倭亂初平金悵然不樂塵世一夕夢見其前
身之所處恍惚舊游便捨妻子出家雲水稱不更還
後數年金有相識人居相去里許適解軍之雲南事
畢將歸道經玉龍山下傍有草庵際暮投宿望見庵
主綸巾羽氅披繩床盤膝而坐細視之乃里中金秀
才也顏色轉少鬚髮如青絲攝衣而拜通鄉里姓名
且告其家中消息云即君亦為邑諸生矣金笑曰不

才之子何足道哉。給與錢數十文，令詣村店進少酒。噉，仍未安宿。解人既獲，醉飽。其夜寢于庵內，繩床之側。初就寢時，見金取其襟中傘張之，用兩手搖轉不停。如此竟夕，似夢非夢。耳中但聞海潮洶湧之聲。凌晨寤而起，視身却臥于揚子江岸西津渡口。推問所上擔夫，已是鎮江府東郭外門矣。自暮及朝，瞬息萬里。怪莫測其所由。尋憶昨宵所經，蜃烟瘴雨之鄉，真落夢境，乃嘆息絕思也。視傘室中有附書數行，寄語家人云：浮踪浪跡，絕無處尋，勿更以為念也。自是人知金已得仙矣。又寂絕數年，有人見之于終南山。孫太學胤伽記其詩句甚詳，茲不備載。



